

類書纂要

類書纂要卷之九

武林次辰黃太史鑒定

無錫周 魯南林 輯

同邑侯 杲仙蓓 叅

人倫類

始祖

無忝

無忝爾祖

纘戎

纘戎祖考

繩武

繩武祖武

王父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

大宗

有

宗有

大宗有繼世則遷

吾所

出自蘇族譜引曰自吾之父

自出

以至於吾之高祖皆嘗詳

吾之

所鼻祖

鼻祖

鼻祖

同

自出也

鼻祖

鼻祖

鼻祖

鼻祖

鼻祖

鼻祖

鼻祖

鼻祖

鼻祖

鼻祖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出大司馬

類書纂要

大卷之九

一

王石坡之曾孫招贅居蕭山傳曰壽曰永曰仲
義曰拔曰班曰維翰曰巨臣曰誼稱燕越源流

祖父

皇考也皇美爾祖爾祖無念王父逮事王父母則諱王下治祖上治
尊尊也下治自義率祖輕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
子孫親親也重其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銘稱揚先祖之
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銘稱揚先祖之
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銘美也此孝子
孝孫大父鄭當時有才德祖執之輩與家公侯霸子孫稱
之心潘尼稱其阿翁張蒼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吾不
家祖潘尼稱其阿翁張蒼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吾不
詎宜以受曆數受曆數天父聚書云必有好學者為吾
子戲父受曆數受曆數天父聚書云必有好學者為吾
子孫至度留硯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
果中詞科留硯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

以告喬喬鑷白問孫鬻林王五歲獻高帝前鑷白領之而
執硯涕泣諸孫數十每問安不置庄田陳元用家極富
已郭子儀顏色但領之而已不置庄田性喜聚書而不
置業或問之公曰有好事子孫不用置庄田必能自置也無
好子孫不用置庄田必不能守也後三孫野周佐樊並以
文章著大名而隱居清貧祖父見異伍祖父習異之口汝
自守曰無忘先人之訓
大必為將後
果如其言

祖母

獻芹劉毅祖母王盛冬思芹而不言毅知之時年九孝通
歲乃于澤中慟哭忽有芹生于地因得以獻
幽顯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禮負祖母
孝通幽顯地及平復入長安元每疾禮必嘗藥而進元口兒
念病汝輒問
心痛齊宗元卿在遠方祖母病孫百藥百

藥為童兒嘗疾祖母

趙故以百藥名之絕孫五木江表年十一好樗蒲祖母

終身不陳情晉李密為大子洗馬以祖母劉年老無人

父母

嚴君家人有嚴君焉孔邇言文王之德將父將母王事靡

將父不劬勞哀哀父母疊恥餅疊相資猶父母怙恃無父

無母生鞠母今生我鵠羽肅肅鵠羽集于包栩民從家慶

俱存也

父

陟岵陟彼岵兮嚴父嚴父莫大椿府靈椿一尊前稱父日

望父兮嚴父莫大椿府靈椿一尊前稱父日

膝下

親主之家君

客問陳季方家君有何

功德負天下重名

尊公

袁宏謂陶侃子胡奴曰

盛屬

家尊

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答曰故嘗不同

母

天只

母也天只尸饗

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

聖善

母氏

我無

人

懷袖

懷袖之恩即慈母慈母多如母

慈母

慈母多如母

如母

繼母

如母故孝

立養堂

虞潭母拜太夫人加戒其守職

戒其守職

為參

軍其母辛氏戒之日軍

教子

禮遜

蘇易簡母召入第

蘇易簡母召入第

子云

幼則教以禮

京兆

平反

為京兆尹每行縣其

為京兆尹每行縣其

飲醫

臂以盟

吳起

出衛

門不娶

後母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曾元諸焉

會子曰高宗以後事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
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其能免于非乎
織屨方
進年十三失父辭母至京母憐其幼隨至蒲麻紵衣
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十年入相母尚在
母以蒲麻與延紵姑問之不言母愛魚被棄司農少卿
延叩漬而哭得魚以進于是撫之如已子被棄朱壽昌方
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于四方孜孜不得治剪髮
平中或傳其母嫁關中民壽昌即棄官尋之得于陝縣剪髮
供饌客吾自為計乃剪髮易酒餽饌達嘆曰非此母不生
此母以子貴註公羊隱公母以子貴致酒於賓等遍其所生
子致酒矣子賓前諸客咸拜之母謂道正真韓文公乳母
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也
不喪子思曰兩為母死而不喪門人問之子思不增母思
統母改適華歆小妻統採母母送之上車統面不呂母
領御者曰夫八猶泣統曰不敢增母思故不願也

元年琅邪海西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卜罪殺之呂王
母傾家資合數千衆自稱將軍執宰殺之羣盜自此起王
陵母項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母送使者曰願為老妾
賢母尹和靖應進士舉策議誅元祐黨人歸謀諸母母曰
賢哉吾以汝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遂不復就舉程子曰
賢哉節婦全氏安南賊帥齊亮之母事詳列女類

父子

小弁幽王太子宜曰堂構若考作室既底法厥乃疾厥子
父不能字子乃厚於慈以此防人人猶有慈異官命士以上
疾子言不慈也厚於慈薄于孝而厚于慈異官父子皆異
官宗厚敬父子不同位無能父之親于也親賢而子慈教
敬也厚敬以厚敬也無能父之親于也親賢而子慈教
父慈而教不慈孝祿服厥父不奸之謂禮親後子者親
子孝而忠不慈孝祿服厥父不奸之謂禮親後子者親

敬不敬不就師傳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敬父書
與禮焉不就師傳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敬父書
豈每得父書常屢掃几臨刑告子范滂被誣下獄謂子曰
廷尉書干上拜跪讀之臨刑告子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我亦不為父撻子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
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父撻子百萬為司徒名譽遂減同
子釣日議者何如釣曰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釣服武弁
而走烈曰父撻而走者乎釣曰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烈麾
而為國邵續字嗣祖初王浚假續樂陸太守石勒破浚遣
止為國邵續字嗣祖初王浚假續樂陸太守石勒破浚遣
續俱歸元帝其子諱曰今棄勒歸碑任子危矣續泣曰
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為叛臣哉遂絕勒勒乃害又仁
與達晉王祥兩子烈芳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芳
也仁與達不哭東門吳子死而不哭或曰公之愛子天下無
二子俱有死與石苞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
時無憂今子死與石苞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
向無子同吾何憂石苞母為言苞曰小兒雖小後自得之

清白問絹顧質仕魏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自
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父曰吾俸之餘及威為徐州刺史
武帝問卿清就如何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
父子臨郡者曰生男復臨此郡必死于官及生猛建安中
為武威太守我頭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登樓自焚死同為侍
郎崔挹子浞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廬陵遠相時子為
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胡子之遠對曰廬陵繼美
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后怡命父子
幸蜀帝傳位賈至常誤冊既進藥帝曰昔先天誥命父子
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父子可謂繼美矣父子
顯名節修撰韓愈愈答逢能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
日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父公訓子朱勝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文公訓子朱勝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子云勿妄與人接只是勤儉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病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無限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為王景訓子魏王景子名默以四名流名澤名琛景名汝憂之也王景訓子書戒之曰吾以四名者為名欲汝曹名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成則善終朝華之善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為強柳玘戒子可恃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鮮不逮矣柳玘戒子可恃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重于他人之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門高則驕心易生族則為人之所妬行實才人未信之少有病累人皆指之馬援戒子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欲汝曹聞人過失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寧文定勉子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文定勉子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方橋梓伯禽與康叔清靜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橋梓見周公二見三答之二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

卑而俯商子曰橋者椿桂實燕山有五子皆貴人歌曰寶
父道卑者子道也椿桂氏有五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
休老丹桂分羹項羽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
五枝芳桂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懷王約為兄弟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
項伯曰為天下者不太僕公孫賀自太僕卿遷丞相易處
顧家雖殺之無益也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季子吳祐父恢為南海太
不敢居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季子吳祐父恢為南海太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為
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節馬援
以意改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恢乃止教誨陳萬年子咸
因撫祐之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教誨陳萬年子咸
近臣萬年病召成戎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
怒曰乃公教戒汝不聽何也成曰已曉所言大要教戒誨
也萬年乃植梨張敷小名植父勸小名梨宋文帝嘗戲曰
不復言植梨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植何暇此

收與原藏祖年老穀父不養因作與昇棄之野穀乃隨收
作是以收之父感愧懼乃載義斷吳郡陸襄父被刑襄
祖歸侍養於已自責更成純孝義斷終身不食切割之物
又豫章熊康父以醉被殺終身不嘗酒然禮再生顧况暮
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輟乃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泪
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真間聞之以情告其
官令生于况家二歲能言真間聞降等楊玄感與父素俱
父苦吟求再生事及長應舉擢第知子為柱國朝會則齊
列文帝命玄感降等謝曰不意得知子其人誰可環曰臣
下龍臣之甚詩以公庭展私敬忠清員外郎親戒之曰
男頌其為文甚速可備使令援筆忠清員外郎親戒之曰
立就明皇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
吾見辛亥取云子從官者問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
息荷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汝今坐食俸祿若
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當漬血唐王少玄父死兵遺腹生
時加修潔勿累吾此意也漬血少玄十歲問父所在母以

告卽哀泣未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日以子決子唐令
血漬而參者父時也少玄纔育旬日而獲子決子唐令
每朝廷大事一取決于子縞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之相
德裕縞頗招權受賄賄言事者攻其短絢爲其子訴充相
庚爲人請托于縞多不從出是父子相戾貪每繼相唐舊
與未累同當國環嘗曰吾與蕪氏父令子唐鄭餘慶子涵
子同爲宰相父子相繼世托其榮令子爲右補闕敢言
無諱憲宗謂餘慶曰三槐王晉公祐太祖朝爲知制誥使
卿令子朕直臣也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
職時溥爲相也使還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貶
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
二郎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手植三槐列侍陳省華蜀
干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然列侍人三子堯
夷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晚年與燕
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
制誥每對客三千列侍客不自安省八龍朱韓億入子日
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爲榮

維綱多為附人緣續皆為宰相桓龍王荆公及子雱同修
維為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入龍桓龍經義經成加荆公左
僕射雱龍圖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詩納假奉郎父為張
日眼前與服同桓傳日後金珠有魯公納假飛所殺魏太
祖納其母子而愛郎謂人葬水前僕有恨子者家貴萬金
日豈止假納如孤親生葬水自小不從父言父臨亡意
欲葬山下知子不從反曰必葬我清下石磧土假子曰我
梓父當從此語盡散家財積土燒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
康中為居塚趙恂年五歲時得甘美未嘗獨食必先哺父
木所壞居塚父出輒待還而後食後父沒恂思慕哀號居
干塚側鄉族代視印篆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漫傾代愿視
皆稱其孝

母子

靡依靡依生育既生既育月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匪母生育比子于毒夫使人日再問之至于生

子復使人問之居然生子姜嫄無人道而諸侯之禮也居然生后稷也而諸侯雖有七子之母全而生之門升作階妻抱子見夫入而猶不能安其室食母之諸侯使食之大夫之妻大夫而撫其首也皆諸侯之禮食母之妾使食之大夫之妻大夫食母土之妻庶人其問之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子既自養其子生見父父必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慈愛程文矩妻穆姜循其首也有四子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撫字益隆永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母日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長子病困繼母深矣遂將三弟詣密父乃廖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賢操崔玄暉母應有郡縣表異其母遣四子許以修葺賢操賢操嘗戒玄暉曰吾聞辛玄馭云子姓仕宦者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賢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今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

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
為吏不能忠清無以冀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臈所守以
清自母讓子王琚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
名以請侯取容源內切齒吾舉德晉吳隱之居喪過禮與
悉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舉德韓康伯母鄰伯母聞隱
之哭謂其子曰汝居銓衡當舉此人及遺母鮮氏陶侃母湛
康伯為吏部尚書遂舉隱之階清級及遺母鮮氏陶侃母湛
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鮮遺母母封鮮責之問計於母王義
曰汝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問計於母王義
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致朝廷內失効奏意必得罪
問計于母母曰昔王母仗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
死不授經薛楷早孤母林氏通經史善屬訓道有方少孤
恨母訓道有方長擅文不貽親憂劉禹錫出為播州刺史
其母訓道有方長擅文不貽親憂劉禹錫出為播州刺史
緝與弟寂凌皆有長擅文不貽親憂劉禹錫出為播州刺史
州極遠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嘗與其子訣恐三遷母舍
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因其請乃易連州

近墓軻少嬉遊墓間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乃遷舍市傍
軻戲賈人街賣之事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復遷舍學官
之傍軻戲設俎豆揖讓進倚門望王孫賈事聞王王走出
退母曰此可以處吾子矣倚門望王孫賈事聞王王走出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不知處尚何歸則詐書遺子
吾倚門而望汝今王出汝不知處尚何歸則詐書遺子
玄德庶母為曹操所得操令庶母作書遣子庶母不從乃
符母字跡詐書與庶母間母書至謂玄德曰本欲為明公
效愚款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詣曹公認子葉氏
見母母數庶之罪自縊而死庶終不與曹立功認子宋時
太平人夫死有子八歲為北兵所掠葉流落至福建為柵
屨者妻一日有女相士至葉與言夫死子失之苦後相士
至縣丞衙言父死母失之事相士因葉氏之言以鬻子趙
為話談事相彷彿承即召問乃母子也遂留奉養鬻子趙
婦早寡事姑至孝姑沒乃以次子賣錢百緡買棺置於
家忽南隣失火婦哭曰賣兒得棺言畢風回棺遂不焚
臂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
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臂呼汝耳

掘隧而見

莊公寘姜氏于城鎮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人有母未嘗君葬請以遠之公曰爾有母遠我獨無因語

之故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考叔有智識子昭好學

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使子異聞有需異書者母願

笥中金曰何愛此不使絳霄繞身尹喜喜母夢絳霄繞身

子有異聞乎差持易之絳霄繞身尹喜喜母居母喜食生魚

乃散久投魚在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母喜食生魚

祝曰幸及我母婦出見筒獨岸取之遠志歸蜀得母書令

笑曰此夫所寄熟而進之聞者歎駭遠志歸蜀得母書令

當歸維曰但當歸輟社王修年七歲母社日死修每知貴

遠志不在當歸輟社王修年七歲母社日死修每知貴

王敬則母為女巫嘗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

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兩腋下生乳長

數寸夢騎五色得瓜俗不產歷訪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

卿子後果然

有雙瓜分一相冰血
遺舉室驚異蒲萄陳叔達為納言嘗賜食得蒲萄不舉高
亦水不溜後其母蓬安唐曹成王臯為刺史遭誣在治念母大妃老
奉之帝擁笏將驚而成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
因賜之未思禮事繼母至孝會大旱井涸母處疾非泉水不
禱泉通口思禮憂且禱忽有泉出庭味甘寒日不汲
先國母日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中抱不修小節頗
愛鷹犬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投之足流血孝義
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為流涕
真宗朝有士張母號慟抱母屍而死其妻乃抱烈婦人唐
夫屍哭亦死人日此家子死于孝婦死于義烈婦人僕
因懷恩遣子賜攻辛雲京偏將焦暉等斬楊首獻闕下懷
恩告其母母日我戒汝勿反今眾變禍且及我提刀逐之
日吾為國殺此賊以令軍中懷恩以部曲三百走靈州
上詔輦其母歸京師贊日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哉廻

班唐趙隱輔政他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
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與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于庭
迴班候夫人識貴潘孟陽母劉晏女常同末坐有綠衣少
婦紳以為榮識貴年為誰陽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必
貴人後豁乳母漢武帝乳母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
果拜相豁乳母方朔曰將出時但當屈顧帝與勿言乳母
去如朔言朔亦侍側因謂曰汝帝耳帝嘗吐至孝順奉養母
豈復憶汝乳哺時耶帝乃惻然免之嘗吐至孝順奉養母
家因飲酒醉吐順熊九膽和九與食以助其勤劃荻歐
恐中毒乃嘗其吐熊九膽和九與食以助其勤劃荻歐
修母嘗以荻老福張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十餘訓子處
劃地教子老福張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十餘訓子處
央鄭善果年十四為沂州刺史母崔氏賢母虧忠義後漢
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貨以擊郡苞
率衆禦之寇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遙曰母虧忠義苞遂
力戰破之其母妻被害詔封苞副侯苞曰食誠得大名陳
祿而避難非忠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嘔血死誠得大名陳

居東陽素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為王嬰母曰自
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
所屬嬰乃止後平反尚不疑為京兆每行縣錄囚有所平
為楚懷王相平反父母喜為飲食言語異于他時無則
母不哭不敬姜魯大夫公父文伯之母及公父文伯死敬姜
怒也再還于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矣未聞有長者來
內人皆行哭失聲此子也必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吾
所以資產餽戰虞譚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譚自幼便
不哭資產餽戰虞譚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譚自幼便
構逆孫氏勉譚以必死之義領其資產以餽戰士譚遂克
捷後蘇峻作亂譚又假節征峻母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
子之門勿以吾老為慮仍留環珮同居改行房景伯母崔
為軍資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同居改行房景伯母崔
河太守每有疑獄帝親請焉只州人不孝吏欲按之景伯
入白其母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但呼其母來吾與
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殿上虎劉安世母
自改同處數日其子叩頭流血乞還

追蹤陵母姓天福母最賢初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
勿以未囚人為恤仲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太祖
嘆曰天福母子雖今世人其義烈之言當于古人中求之
鞠子無二秦問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問夫
死後家事日微柴氏辛苦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賊犯
晉寧時有與張福為仇者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
運及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曰從惡者次子
非長子也次子亦自認罪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廉得其情
官義柴氏之行謂曰婦執義不忘大
命子趨死而能成母志遂釋二子

夫婦

交愛夫愛其內助婦愛其 釐降虞舜 同心龜勉同心下體
采非無燕燕姚之好 在御琴瑟在御 鷄鳴昧旦賢夫婦相伉
以下體燕姚之好

儼已不能庇其伉儷也若而人言若不毀但不踰國言不踰

開和柔夫和而義與齊一與之齊須而後成日月陰陽相

肥家之婦和家一體夫婦尊貴夫尊于室同庖為同庖俶

儼言賢也桃李婦夫驚驚伴也夫婦靡蕪悲去婦思瓜葛婦

金蘭好之情夫婦反目視而與之爭生華枯楊不生根而赤

繩韋固旅次未城遇一老向月檢書因問囊中赤繩何用

因言韋妻乃北門菜鳳占是吉是謂鳳凰于飛相待如賓

五代其從簡剛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

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夜踰墻隱其家見其夫婦相待

如賓二卒出告使其正衣冠晉何曾聞門整肅年老相見

志同勤苦

陶潛仕晉即歸宋徵為郎不就夫婦同志

陵同隱

梁鴻妻孟光貌醜而黑擇配必如梁鴻者鴻聘之

山丹點頰

吳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晶如意誤傷

當減痕及差有赤點

更益其妍好色不好德自交禮後許

不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

荅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

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為皆備

相敬重竊香

竊見壽悅之後婢往壽家述其事遂潛修音

問及期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後婢往壽家述其事遂潛修音

心思曰是香乃外國所貢一

著人經月不歇帝以賜我及

陳騫家餘無此香疑壽與女通

乃命左水浴燕李季好淫

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

女妾壽水浴出外其妻淫

一士及季至士在內妻忠之

妾曰令士裸體解髮直出門

吾蜀佯為不見士從其計季曰吾見鬼矣奈何頗曰取五

姓水滌之
季諾乃浴

夫

制義

夫子制義謂以義制也

閑有家

有家之法度其始能防閑之

良人

妻稱夫也

終風

莊公狂蕩暴疾莊姜以終風比之

敝笱

敝笱在梁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使至于淫亂也

心人

謂夫也

蕭郎

郎蕭史也後世女夫通稱

征夫

役人

夫君

夫通稱君家也

丈夫

八人

尺曰

夢夫

曾崇範妻幾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語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悟其夫乃

會字

夫卿

晉王渾妻鍾氏呼渾為卿卿渾曰詎可爾妻曰卿卿愛卿是以卿卿我卿卿渾曰詎可爾妻

夫荅拜

後漢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床荅拜陳寔恠問之英曰妻者與夫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荅

夫自責

後漢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有過夫敬田免冠自責妻下堂謝過俟覽冠乃敢升堂

願書墓要

八卷之九

十三

間晉曰季使過冀地見冀缺耨田其妻饁之缺夫愛尤濃
宋周恭叔幼會議母黨之女為婚及登科後女雙瞽女家
且貧不放復舉議恭叔無所嫌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
曰某年未三十時如君臣不動遇妻子如君臣經黨以為
亦做不得此事如君臣不動遇妻子如君臣經黨以為
儀夫收妻宋呂相河南人娶永興女為妻生子乳哺中舅
表夫收妻姑怒逐之後相携幼子過永興見羣婦同遊幼
子扯住一婦號泣認是
幼子母後相復為夫婦

婦

中饋易在中饋貞吉謂婦予美婦指蒙楚喻婦婦美行者
人居中而主饋也予美其夫蒙楚依夫婦美之妻
嘆夫豔妻美色金夫挑之也如薺婦從一而終今雖見草
勞苦豔妻曰豔金夫挑之也如薺婦從一而終今雖見草
蟲夫在外妻感時殷其雷妻憫夫行役之日月已不見荅
變而思念之

于夫云日居月雄雉婦思夫偕老與夫同干役夫久役于
諸照臨下土家相晨風婦以夫不靡他共姜自誓嬖
之有推婦覽物起興內饋外言未亾人夫死婦執巾櫛夫使
則法則中則內饋內饋外言未亾人夫死婦執巾櫛夫使
婢子侍內子妻婉嫕德婉嫕慎淑美藁砧砧硤也借蕩婦
執巾櫛內子妻婉嫕德婉嫕慎淑美藁砧砧硤也借蕩婦
婦中三從婦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冢婦主婦介婦衆婦外
婦微時外婦謂白頭吟司馬相如欲聘茂陵女子為妾卓
婦與旁通也白頭吟文君作白頭吟為秦州刺史被徙流
乃織錦回文寶滔妻蘇蕙字若蘭遊國詩以贈伯亮轉循環
止讀之辭甚悽切圖形寄詩楚林旅遊每無返舊之意其
以入百四十字圖形寄詩楚林旅遊每無返舊之意其
寄之楚林穩步青雲昔有居上席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
送歸如初穩步青雲襪汚鞋巧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
類書纂要八卷之九

將穩步青雲上莫
向平康設惹塵
虞今日富車載故妻
貴忘我為車載故妻
買臣令載之後車到妻戒拾遺
署給食月餘妻自繼妻戒拾遺
不飲盜泉之水况拾求利以汚
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
久而懷思妻乃引刀斷織曰夫
何異斯斯織也羊子感其言終
妻耻戒夫齊策駟馬意氣揚揚
之答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
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耻之夫
美德晏子聞之曰君有賢婦
何患無令名遂薦為大夫
知去向後遷蜀郡守婦因其子
之知妻為賊掠賣此昌曰汝夫
何以識之婦曰夫左足心

有黑子昌出左足示之安貧及手足妻貧死曾子弔之故不
相持悲泣遂復為夫婦安貧及手足妻貧死曾子弔之故不
妻妻樂相敬冀缺其妻儲孝嬪象欲歸省其母女許之
貧行道相敬之敬相待如賓孝嬪象欲歸省其母女許之
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不受郊弔
尚無恙古泉得奉養終身妻亦終不再嫁母不受郊弔
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將赴之道逢莊公將弔之妻曰如殖
有罪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敝廬在妾不敢與郊
弔貞山績麻夫家事姑父母欲奪其志乃潛貞山之顛績
麻自給後美而豔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也美而
傳仙去美而豔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也美而
笑晉叔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縷繫燕足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欲嫁之乃截耳為誓
不許戶有巢燕常雙飛後忽孤燕文感其偏栖以縷繫脚
為誌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不聽音樂
無偶去今又何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王琳妻章氏士族也琳卒時章年二十五其家托子趙伯
欲強嫁之章固拒至不聽音樂著女訓行于世煥托父門
李氏又姬固之女知固將為梁冀害以固小子煥姓名為
生王成曰李氏有公在此矣成以煥入徐州界變姓名為
酒家傭成賣卜于市陰相往來煥從成受學酒家異之一
妻以女十餘年還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後徵拜議郎
哭三絕邑令李繇為立碣請陸羽為文表之置子投池王
明初為浙江按察使以靖難兵進京大勸九月詔召良良
欲自盡未決妻問故曰分應死未知所以處爾妻曰君為
男于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歔歔如廁不忍獨
置其子于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畢闔戶自焚
生什加馬氏馮文舉之妻文舉為進士任雲南儒學正批
式汝中州馬中丞裔其從之平馬自謁齊無鹽邑女鍾薛
氏曰官人既去吾生何益遂同縊自謁
不售于是短褐自謁
宣王王納之為石擇對石曰德行甚高擇對不嫁年三

十父母問故荅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為貧春遂自操
娶之荆釵布裙同隱于霸陵山每進食舉案齊眉
井曰馮衍漢顯宗時人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妬婦劉孝
言吾有妬婦割耳投棺魏溥妻勸修學許升妻救夫蔡文
致家道坎軻
董挽鹿車鮑宣妻剔目示信房玄齡妻盧氏已絕嗣賈充
祀性妬初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
氏充就而拊之郭氏望見疑私乳母即殺乳母黎民戀念
而死充埋婢于寶母事妬神晉劉伯玉妻段氏性妬伯玉
遂無嗣埋婢詳婢類妬神晉于妻前誦洛神賦曰娶婦得
如此吾無憾焉段氏曰何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夜乃自洗
而死後七日托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
寤遂終身不復渡水有美婦渡此者皆不
事妝飾然後渡否則風波暴發名妬婦津

妾

黃裏謂綠間色而以爲衣黃正色而以鶯在梁而鶴在林

鶯雀皆以魚爲食然雀之干鶯清濁則有間矣今鶯小星

在梁則飽雀在林則飢喻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

南園承后妃之化能不如忌卜姓買妾不知古井水妾心

以惠其下故衆妾作詩美之妻不在妾御嬖妾庶人惡妾醜

水波瀾專房麗也妾當夕莫敢當夕嬖妾庶人惡妾醜

誓不起燕燕名妾鶯鶯人老去雷尚書王道有幸妾姓雷頗

惡妾勝燕燕名妾鶯鶯人老去雷尚書王道有幸妾姓雷頗

空房張公子漢成帝嘗微行出過楊阿主作樂上見趙飛

之雷張公子漢成帝嘗微行出過楊阿主作樂上見趙飛

尚書張公子漢成帝嘗微行出過楊阿主作樂上見趙飛

子時相見蓋帝微時常與張放易馬鮑生多蓄聲妓外弟

俱而解宮平侯故曰張公子易馬韋生好乘駿馬遊行

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有客易帶

賦曰望新恩懼非吾偶也德舊主凝借人乘之易帶

相公多歌妓唐綯給事有通天犀帶相慕之出妓帶杜秋娘

一簪唐大勝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遣之杜秋娘

金陵女也為李綺妾嘗唱懷姪而出杜牧之守郡時有妾
詞曰勸君莫惜金縷衣張詠單騎知益州自買一妾持巾
杜筠後生子出貲以嫁張櫛後四年被召還呼妾父母出貲
卽荷雀也
以嫁猶誦白頭吟張跋欲娶妾妾曰子誦白願留為歡韓
處女也
公有女樂二十輩夫人曰一日欲盡遣同不能忘情白樂
列願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
妾樊素善歌舞樂天既老而病將放燕子樓唐張建封有
之素慘然不忍去遂作不能忘情吟
建封歿盼盼不嫁獨金盆覆水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
居燕子樓十餘年
詩金盆已覆難收水殺愛妾張巡守睢陽食盡屈節為妾
王軫長拋不續絃秀父浚為安康將軍嘗出獵止絡秀家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具饌其精辦浚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
父兄不在絡秀具饌其精辦浚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
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當謂顗及嵩謨日還
我屈節為汝家妾為門戶計耳山是季氏蓬為顯族還

妾其從來荅曰吾父居官因解運欠折以爲賠償一妾問
惻然不忍犯遺還其父不索原錢其妻云賢妾田娶子妾
君有陰德何患無子後果得子中三元賢妾名文謂娶
子君相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家富累萬金且門下不
見賢者妾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殺
而士不得短褐僕妾竊怪之梁肉而士不厭糟糠通德矣
公家之事日損妾竊怪之梁肉而士不厭糟糠通德矣
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玄曰其人俱灰滅矣
疲精神馳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
以手擁髻凄然沈翔風石季倫有愛婢曰翔風能別五聲
下玄因作飛燕傳翔風以文顯各年三十季倫退之爲房
老翔風悲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不道齊張環位光祿
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不道齊張環位光祿
或議其衰暮畜妾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簾衣梁夏侯璽
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簾衣梁夏侯璽
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羞見好甚篤嬖私嬖
廉奏樂時人謂簾爲夏侯妓云

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贈珉白團扇歌云雪
團扇復團扇手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兒李密愛姬雪兒善歌每賓僚有秋娘李錡叛有妾杜秋
歸杜牧感募士戰力屈有妾任素驥勇即出家財十萬募
而作詩人設部隊自釋囚義府聞其美囑丞畢正義出之
將以進子琳大懼釋囚義府聞其美囑丞畢正義出之
穆其因納花妖武三思妾素娥有殊色秋梁公請出之忽
以爲妾花妖武三思妾素娥有殊色秋梁公請出之忽
公正人鉅死嚴武幼豪爽母裴氏不爲嚴挺之母語之故
不敢見鉅死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
武奮然以鉅鉅碎英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曰
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妾者兒故殺之非戲也人曰真嚴挺
之青娥趙淑漸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遊
子青娥霍林爲帥所奪明年假歸以詩感之帥遂遣還
置別墅李勢女桓溫慧識商歌蓋欲仕也遂相齊而霸水

東坡志林

卷之七

十一

子

克家

其克治

幹父之蠱

前人己壞之緒能飭治而振起

幹母之蠱

幹母之蠱不可貞

裕蠱

寬裕以處

幹父用譽

子能幹父之蠱則可以

為善繼而成人

勞苦孝子不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以爲薪則成矣

然非美

蓼莪

得終養而作詩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堂肯構

肯播肯穫

經言人子成終之事書

食子

謂奉祭祀供養

收子

謂奉祭祀供養

謂奉祭祀供養

謂奉祭祀供養

謂奉祭祀供養

謂奉祭祀供養

謂奉祭祀供養

謂葬身者也

遊有常習有業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謂身不他往

不苟訾不苟笑

不服闇不登危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

者行險以僥倖是忘

典謁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士之子長

往如慕反如疑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此孝子不死

手澤

父沒而不能讀父書手澤存焉耳

致愛致慤

致愛極其敬親之心致慤極其敬親之誠致愛

則存致著

存著謂見乎其位傳重所以傳重也又將放子放

慤則著

存著謂見乎其位傳重所以傳重也又將放子放

出而不還謂見棄門子

門子

正室適子也將豕子稷之矣盛社

豕子

稷之矣盛社

猶子

兄弟之子也

奇男子

天下奇男子

君子子

日貴人子三禮

國曰大夫及公

致義

君子居室勤

色義

承親

甘蠶食

供其菽水薄奉養

顧復報

報母恩日思大

勤匱

無以養日

捧檄喜

為親養仕日毛

義養

親樂

上食

自供親食日白

雲思親

狄仁傑授并州司

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

乃去

戲彩娛親老萊子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上

乃去

戲彩娛親

老萊子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上

乃去

戲彩娛親

老萊子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上

鍾娛于辭學省親陽城爲國子監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
省者平明日謁城還養者二負米仲山家貧常爲親百里
十人有三年不歸者斥之殺雞供親見之寓宿旦日殺雞
百乘累相而生列鼎而食
顓負米百里豈可得乎
爲解林宗以爲已設容進而供其母自以草蔬刻木奉親
與客飯林宗拜曰卿賢乎哉因勸學以成德
丁蘭母死不及養乃刻木爲親形奉事如生隣人張叔妻
從蘭妻有所借蘭妻斃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張叔
醉罵木人以杖擊其頭蘭知受杖泣親韓伯俞有過其母
之奮殺張叔郡縣聞而嘉之受杖泣親
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得不願爲弟者願爲人兄不
苦痛今母力不能痛是以泣耳
顧爲弟兄事親之日未敢許人焉敢以許人也炊飯延
長弟事親之日短
客聽飯落釜成糜寔聞之日但康自可耳何必飯爲耶

朝服侍立

王溥三十二拜相其父神累遷防禦使每見客

起避

勤身奉養

羅威字德仁八歲失父事母至孝畊耘為

前分

樞蔡順事母孝王莽未歲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

其孝遺不書官紙

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不几子

薛勣為郡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資書詣勣勣異之明

日勣造其家仲舉父出迓勣曰君有不凡子吾候之不從

也愛少子憐之願補龍見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臣切

封曰其王渾生子王渾妻氏字琰生子濟嘗齠出庭渾

配參軍生子固不契勸父張就父恭為燉煌郡曹時太守

如此謂渾弟渾也勸父馬艾死恭遺就赴京請除太守

忠義名聞勿以就不孝改大節就若死惟願大人念子也

恭得書奮兵救世稱孝子趙瑛字叔起大水人父溫卒于
之就亦得免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至然之際必親調
之為充州司馬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燕嘗拜獻未
當不娶簡墓絕壁不應辟召趙瑛字大隱奉天人拒守賊平
斷脩世稱孝子不應辟召趙瑛字大隱奉天人拒守賊平
擢鄭州守父存約為賊害隱與兄際唐墓十父子表孝趙
餘年不應辟召後擢第相三子皆登第著志孝書錢江
步州人母歿廬墓刺血寫經及父沒益毀著志孝書錢江
齊州卒于光遠毀瘠如父詔表其門墓著志孝書錢江
人母喪負土成墳結廬居山葦腥不入誦經三年錢江
日形容毀瘠終制乃還嘗著志孝六篇誦經三年仲伯海
陵人創之孫事親孝家貧而甘旨獨豐母病藥必嘗居喪
而進居喪哀毀骨立悲動隣里廬墓三年誦佛書居喪
不入寢室錢益東莞人登淳祐進士第親喪居唐三侍藥
不怠錢遜字謙伯性至孝母病侍湯藥久以身代父錢德
不怠錢遜字謙伯性至孝母病侍湯藥久以身代父錢德

之子洪武初父坐事當刑迪憫然求以身代
 事聞許之死時年十八更生得優老而終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人孝友本乎天性母病
 為藥以進越久母如醉自醒乃底于寧里人
 郡守趙伯圭將聞于朝之翰曰號天開靈孫
 本為救母他無所覲力止之
 葬衣不解唐嚴冬跣足而步事繼母唐甚謹
 吮之即愈唐雙目失明瑾旦夕紙之復明及
 葬時春苦雨瑤夜號天至旦開簾恐人知孝
 掩壙復雨數日不止事聞旌異
 王氏沒時授經于崇德間計不限晝夜徒步
 立父嵩病泄痢文原嘗糞甜知不可生額天
 以進疾遂愈孝心純至惟恐人知領鄉薦
 亡都昌號哭日祿不逮養食寧下咽耶
 年十三父殺人出山母下吏餘乞代母
 死更不許遂自殺事聞詔圖像府庭
 尚書事母孝堂產芝草犬乳鄰
 荷中宗謂為孝感旌表其門
 芝生泉湧
 李興安豐人父
 死廬墓上產紫

白芝二本禮泉湧出芝生虎馴李文素喪母廬墓墓生芝
柳宗元為作孝門銘城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弟廬墓
三年築六墳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父
母薰葬未盡禮祭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不預人
事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子賣藥以給天禧中詔賜
粟帛里中有母在而析產反風滅火李茂大名人父興臨
者聞之慟懼復兄弟同居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
受命奉母日益謹母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
母沒居喪哀毀聞者傷之徙家揚州州失火延燒千餘家
及茂廬反風廬墓八年李產忠永平人父喪廬墓孝里門
而載上旌之廬墓八年李產忠永平人父喪廬墓孝里門
周古象蘄水人元兵虜去入贅蒙古家既生子未嘗喜妾
詢之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鵲曰母在當奉養勿
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養盡孝母沒廬墓抱
三年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僉幹克莊為立孝里門
父同沉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成文方國
珍窈窕溫州拘戍至海舟上樂隨父往事其父甚

謹一日賊遣人沉晨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
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同死
周炳舞陽人事母焦氏至孝母病炳哀擲額天
又思犇肉炳四出求之不得悲痛愈切晚忽有
殺以啗母病愈事孝子泉吳可幾安吉人與弟
開明洪武中旌之孝子泉博學父死兄弟廬墓
泉出因號廢蓼莪王哀字偉元儀之子痛父非
孝子泉廢蓼莪役累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拜跪
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存日畏雷母沒後每
日哀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
門人為廢蓼莪之篇及司馬懿魏通靈里王彭
哀終身不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晉通靈里母亡
營葬兄弟二人畫則備力夜則號哭鄉里哀之
担水困而不周一旦大霧忽生泉水竟水便自
其里為孝友童子陳饒奴饒饒州人年十二父
通靈里孝友童子陳饒奴饒饒州人年十二父
奴流涕自丐新相全養刺史李陳孝門陳佩字
復給貲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陳孝門陳佩字
三三

疾省饒嘗藥夜不解帶執喪盡禮五世同居家無異爨宋
太宗旌其門曰孝門陳君賜其母李束帛杭米建牙鄉至
今傳其家烏鳥不喙奠物陳太竭浦江人武鼎之子二親
日陳孝門烏鳥不喙奠物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以孝
哀哭弗徹每奠虎豹環廬弟聞習生為母病思道衣不解
果肴烏鳥不喙虎豹環廬弟聞習生為母病思道衣不解
帶數月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廬墓側日夜悲慟晝
則白虎馴狎夜則虎豹環廬而卧咸平初賜粟帛旌其門
白鷺飛鳴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每夜稽首祈祐越四
九日疾愈後官江西按察使母沒計聞號泣幾滅性奔還
與侃同廬墓側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坐前人以為孝感
所致上貲高三丈沒廬墓自陶磚日成五枚歷四年致墓
闢旌表
高三丈墓成而道周以視葬瞽開陳壽電白人替目十
葬母傍鄉人立碑表之
欲扶柩至壙人或止之曰母生我鞠我今日哭親枯木
視入土燾忍以疾辭行一二里雙目頓開
哭親枯木

運字俊民仙遊人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嘗倚墓木哭
 木爲之枯軋道間詔舉孝廉不起乃餽粟以旌其孝
 覆日陳天隱字天重蘭谿人父兄早喪事母篤孝將
 之已而果應孝感泉王文義太寧人景德中母疾篤
 既窆雲散孝感泉進藥疾愈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
 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資洗滌雪天二瓜王薦福寧人
 莫祭器感夢得泉人曰孝感泉雪天二瓜王薦福寧人
 病甚薦禱于天願減已年益父壽果延壽十二年母
 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雪仰天而哭忽見岩石
 蔓拔離有二瓜摘額天泉湧王中登封人業農未嘗
 歸進母疾頓愈額天泉湧性至孝母沒廬墓三年身
 衰麻日食飮粥日久哭奠不櫛髮不易墓側無水浚井
 四丈餘不得泉環井再拜額天泉忽湧出明初表其門
 孝行王綱定遠人性至孝母病躬侍湯藥及歿哀毀
 門日蔽父殞身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八歲即
 孝行蔽父殞身好讀書明嘉靖中補邑弟子員丙辰
 四月

倭犯縣隨父出奔倭逼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
父泣求身代倭竟刀之其妻袁遁于靈山時孕已滿月十
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爾夫為父死不可使無後當與
汝一子次日果生一子又值寇將入馬皆止策之前倭
不越境而回一方稍輯人謂靈山驃願代父歿陳圭字錫
騎大將軍神威所庇與得兒夢符願代父歿陳圭字錫
明初圭父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死上喜曰不意今日
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謂罪有當刑不宜
屈法聽母憂嘔血褚修錢塘人父仲都歷五經博士修少
主代死母憂嘔血傳父業為宜惠參軍紀室父喪毀瘠過
禮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雙雀集屋明褚鏞字
氣絕復蘇每號嘔血竟以毀卒雙雀集屋明褚鏞字
人性至孝母病嘗糞及歿哀毀踰禮葬廬墓三年有伏墳
雙雀集屋上久之乃去明正德中鄉舉未仕而卒伏墳
竺彌字道給父生時畏雷每至環塚焚香順母畏雷而泣仁
天陰伏坎而泣有白兔在左右環塚焚香順母畏雷而泣仁
火元李茂徙居揚州父與壽臨終曰善事母茂尊奉不怠
母孟氏嘗病失明茂請壽泰安山二年母目復明每朔

望焚香祝天乞損已年益母壽後母年八十四而及太宗
大德九年揚州大火延燒數千家至茂宅即滅人謂不燒
孝子之家雙孝則母難潰不可揀矣哭踊絕水粒三日父
患疾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及殯廬墓三年妻孝行沈程字
瞿氏事姑孝養備至弘治中旌其門曰雙孝孝行君玉母
病日理以舌舐之三年復明父叔行患督疾不能立理扶
掖日止焉夜叔行夢神語曰汝有孝子吾為咎泣母力王綱
請止焉夜叔行疾愈弘治間以孝行旌門咎泣母力定遠
賊之賊下驚汗疾愈弘治間以孝行旌門咎泣母力定遠
人有過母咎之泣母曰他日咎子未嘗泣今泣何禱母感
也對曰他日咎母患尸在每發輒危殆懷明夜于星下稽
神禱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
自差無勞自苦築墳毀斧居喪過禮聞于朝褒嘉之及卒
未曉而母平復築墳毀斧居喪過禮聞于朝褒嘉之及卒
視其脊骨皆毀大業末表其三世至孝楊慶河間人祖玄
門閭唐貞觀中獨其賦役

名歲美姿儀頗涉書記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
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北齊表其門
賜粟帛隋高祖受門樹六闕楊炎天與人祖哲以孝行開
轉授平陽太守
官歸養炎豪爽尚氣父喪廬墓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鵲
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孝行至門樹六闕唐德宗時拜相
崇孝坊楊慶鄆縣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割股肉啖之良
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郡守樓異孝感禽木楊富老廬
名其坊曰崇孝宋仁宗詔旌其門孝感禽木水人七歲
喪父廬墓三年不反感鳥鵲來巢木生虎殘朱泰武康人
連理之異紹興中詔賜粟帛錄付國史虎殘家貧鬻薪養
母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嘗候母顏色一日雞
初鳴入山為虎所攫負之而去泰已瞋眦忽少醒厲聲曰
虎為暴食我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于地不顧如人疾驟
狀泰匍匐而歸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
為虎孝感朱奇朔明晉府西河王母病渴王仰視天甘泉
殘湧出病愈建醮雙雀飛鳴繞壇母卒哀毀骨立

宮墀古柏生孝順里許孜字季義晉東陽人二親歿躬負
花異香襲室孝順里上為墳時有鹿犯其墓上松栽孜嘆
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為猛獸黑甘露嘉禾之瑞許法真
所設置松下人號其居為孝順里甘露嘉禾之瑞至孝親
喪廬墓有甘露嘉禾之瑞天寶疏布十年張昭字明德陳
中表異其廬拜崇文館直學士疏布十年吳郡人與弟乾
俱孝父卒兄弟不衣錦帛不食鹽醋日食麥屑粥每一感
勸必致嘔血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
衣蔬食十餘年孝感同里姜兼字大民淳安人七歲而孤
郡舉孝廉不就孝感同里其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哀慕幾
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躬樵採一衰麻寒暑不易司
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隱居事母極孝母歿廬墓
焉木刻母像威敬元嘉興人隱居事母極孝母歿廬墓
鳴助哀號如初喪有二鳥棲于墓樹聞哭聲輒悲鳴若助
其哭墓而卒何澄梓青陽人性至孝母歿剖腹探肝萊州
哀哭墓而卒哭墓哀毀而卒時稱孝子

人父權失明昇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七十得母字呂宣問
目復能眩昇明昇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七十得母字呂宣問
開封人蒙正四世孫生六歲失母既長將訪所生以施陽
當蜀道乃求調錄事參軍凡蜀客經過必托使物色之碎
滿秩有仙井兵楊發報曰母韓氏尚在乃棄官如用截指
門果得母相失四十餘年母復如初時年七十矣截指
療母情張楚梓潼人母疾祈禱苦至截指自誓盜賊不侵張
居母喪哀毀過度形骸枯槁聲聞鄉里露鵲呈祥張恪金
盜賊不侵其境州表以聞標其門問里露鵲呈祥張恪金
母喪不侵其境州表以聞標其門問里露鵲呈祥張恪金
肉有甘露逾年不御酒取肝食母弗効漆仰天發誓引刀
于魯下取肝和麪湯以食母母愈事求父得骸曹昌字德
聞永樂中旌表擢尚寶司丞陞少卿求父得骸曹昌字德
人父試有隱志好遊覽山水往來汴洛久而不歸去時昌
甫三歲及長祥母求父跋涉三年知父已死朝夕號泣水
漿不入口周王賜孝子詩已而老不婚冠華寶無錫人父
負骸骨歸鄉人稱為曹孝子

夫時寶年八歲父臨別謂曰我還爲汝冠婚後長安遇
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齊建元三
年詔表孝子鄉士成墳容貌毀悴縣大備有免奔入秋
門匿其膝下郡縣嘉其孝感以聞詔旌其門閭節孝
情未盜起相戒勿犯孝子鄉賴秋今者甚衆節孝
生未辟父以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奪其志誓死
弗許勤紡績以教育其子後疾亟服藥以進母愈虎過不害
元至元十年尹許廣大書節孝字表其門愈虎過不害
金彥文休寧人生三歲喪父七歲舅奪母志祖子高撫育
成童家貧採薪負米以資甘旨祖歿殯葬盡禮母寡居也
歸孝養母病齋禱願以身代母遂愈及卒哀毀逾禮廬墓
三年朝夕哭泣忽一夜虎過不害明日人觀跡驚異永樂
間詔旌代父伏法魏文昌華容人父母極孝父獲死罪
其門代父伏法魏文昌華容人父母極孝父獲死罪
太祖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湧泉躍鯉孝妻龐氏
如吾存時也遂伏法時年十八歲

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嗜魚鱸素每日出汲一日尋親十
舍前忽泉湧出味如江水每旦輒有雙鯉躍出
年喻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移居陽時德昭六歲父母俱
中所親有之年十四詣鳳陽求之問閭十年得見父于漢
廬墓哀慟常如初竟卒于墓傍狐兔為侶相安衛指揮乘
性孝友父卒哀毀幾絕廬墓三刻臂療疾業農能節儉事
年感孤克為侶景泰中詔旌表劉臂療疾業農能節儉事
親以孝聞父賢母黃氏一時染病桂發誓齋戒朝暮焚香
告天願以身代病勢轉危乃痛泣額天遂以左臂剜肉瘞
為羹以食父母果愈後母復病不起桂擇地窆甲仍結廬
守墓三年提學愈事黃佐召見桂朴野一無所言但頓首
而已用鼓樂迎之鵲巢鹿處章成緇於濟人家貧馬學事
明倫堂禮遣之鵲巢鹿處章成緇於濟人家貧馬學事
藥鹿共處貞斷指以報章全益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所
元中表其門斷指以報鞠母病全啓妻童僕處
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童僕處
一室賣藥自業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

子婦

苦事

父母曰是善事我

無私

子婦無私貨

統于尊

無私器無私假無大與家事統于尊也

小必請

婦將有事大
小必請舅姑

佐々

凡朝嘗食
子婦佐饌

聚栗飴蜜以甘之蜚

荳粉揄以滑之脂膏以膏之

謂和飲食之味父母
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旦夕在

旁

古者子婦俱事舅姑日
夕在傍與男子無異

提獎出汲

鮑宣妻桓氏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

禮畢從甕出汲修
行婦道鄉里稱之

1

[illegible]

姑

諸姑

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内賓

房中內賓
姑姊妹也

父姑

父之姊
妹也

王姑

王父之姊妹爲之

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
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從

姑
從姪

姑其

益友

如益者
之友

陸家姑 張延之姊 軍中大家 卽曹大家 班進諫 武昌左相

李昭德 諫曰承嗣不宜典機 衡以我未之見也 父問姑所服

子猶相篡奪 况姑佐平后 翼然曰我未之見也 父問姑所服

文宗惡世奢侈 因潢陽公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 今之

笑對曰妾自貞元間 薛官所服皆當時 賜未嘗敢變 元和

後數出禁藏 纖麗物盡賞 戰士出義姑 齊攻魯至郊 見野

是散于人 間內外相 儉格以成 風義姑 外一婦人 携一兒

抱一兒而走 及軍至 乃抱携者 棄抱者 軍問之曰 不能而

全子之 于母私愛也 姪之從姑 公義也 背公向私 妾不為

也 齊君感之 曰婦人 猶持節 况朝廷乎 遂幼從姑 柴后兄

不伐魯 魯君聞之 召婦 賜束帛 號為義姑 幼從姑 柴后兄

寺禮子 幼從姑 及長 大祖家 以謹厚 見愛

姊妹

歸妹 帝乙 東宮之妹 日東宮之妹 維私 妹之夫 為私也 南

山崔崔比齊襄公居高仙行姊親姊親而先姑尚右與門
人立機而尚右二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不忍除
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亦皆尚左不忍除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不除孔子問之對曰吾寡兄弟
而不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先王制禮過之者
解而不就之不及者企而從妹官連稱有從妹在公東郭偃之
及之不可踰也遂除之從妹官連稱有從妹在公東郭偃之
妹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
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吾出自桓我出自丁又見棠
之不吉曰娶婦也外妹叔邵嬖來聘求婦于奚之女于施孝
所害前夫當之矣外妹叔邵嬖來聘求婦于奚之女于施孝
施氏婦以與之外輟饌庚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庚
妹謂同母異父也輟饌庚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庚
而嘉別姊梁車為鄰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閉門因諭
棠之別姊郭而入梁市則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壘而
迷女嬖屈原姊也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真
之女嬖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辭驛云女嬖之嬖如今申

申其燎鬚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常治而燎其鬚姊戒止
言予燎鬚之勣曰姊多病而勣且老雖欲進粥尚幾何
教弟買遠年五歲其姊抱之聽隣家讀書達年十歲乃
遠日憶昔抱與栗為減飲食飼之其姊仁愛見統甚哀日
臨鄰家讀書與栗為減飲食飼之其姊仁愛見統甚哀日
何不告我而乃自託弟梁冀誅李同少子燮字德公姊
苦以私栗與統託弟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吏
王成日君執義于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諸兄風蜀先主
孤李之休戚在君矣成乃請變東下得全諸兄風蜀先主
孫權以妹妻之妹才士推其禮法裴守貞養寡姊謹甚上
提剛猛有諸兄之風士推其禮法裴守貞養寡姊謹甚上
早悉廖李園妹說春申君納李園妹有娠園使其妹
藤奉姊李園妹說春申君納李園妹有娠園使其妹
殺趙襄子夫人襄子既殺代王迎其姊夫人宿閣
文帝妹山陰公主適何康性淫慾嘗謂帝曰陛下後宮數
百妾惟騎馬一人夫大不均帝直好而容者三十人推吏

侍郎褚彦回貌甚美召之獨宿閨中主夜就之回不敢去
主前持其鬚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之志回曰不敢首
為亂
朔望哀祭
何叔度母卒奉姨若所生
三年服竟

女

女貞

家入之道利在女貞
女正則家道正矣

歸妹

婦嫁曰歸
妹少女也

帝乙歸妹

王姬下嫁

自古而然雖至貴之女不得好述
女之貞淑為標有梅南
失與順之道而有驕貴之志
君予之善匹
被化女以貞信自守懼嫁
女之貞潔自守而不為強
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
女之貞潔自守而不為強
暴所泉
水母終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父柏舟
衛世
汚也
伯早歿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
竹竿
籬籬竹竿以釣于
而嫁之故共姜作柏舟詩以自誓
寧親
謂嫁女嫁于諸侯
思歸寧而不可秋霜節
言節也岐
得思以禮者也
秋霜節
節貫秋霜
寧親
歸于父母
女子子

姑婢妹女子行於親也女子之行于親也孝婦出必擁面

已嫁而反此行於親也節母也義而慈正矣

女子出門必擁蔽弱女陶潛詩弱女雖非字中王

其面夜行以燭弱女男慰清良勝無非字中王

時父永奇之曰此閨秀是閨中之秀息女呂公曰臣愛女

女中王遂字中王閨秀是閨中之秀息女有息女

張禹病帝臨問言臣有一女愛之甚于男嫁緹縈女太倉

張掖太守蕭咸願相近即徙為弘農太守女曰生女不生男緩

于公無子有女五人及有罪當刑罵女曰生女不生男緩

急非所益其少女緹縈自傷詣闕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

贖父刑天子悲憐寶女救患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

其意詔除肉刑寶女救患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

子救舅氏之患及孔女就刑之孔融被誅女年七歲曹操收

長適唐公李淵孔女就刑之孔融被誅女年七歲曹操收

母豈匪至願荷灌突圍晉荀慈都督荊州江北諸軍屯宛

乃延頸就刑荷灌突圍杜會引兵國之菰小女灌年十三

帥勇士數十人突女博士魏文帝甄后九歲喜書輒用諸

國出求救于周訪女博士兄筆硯兄言當作女博士耶

執箕箒

品后之父善相見高祖曰

還女不犯

程彥陝西三

城使攻遂寧

左右以三女獻彥謂女曰汝猶

賈女

賈充之

與韓徐女

徐賢女趙隣家孝女曹娥上虞曹肝之女也

曹娥上虞曹肝之女也

曹娥上虞曹肝之女也

神以安漢

二年五月時迎伍子胥為濤神逆流而上為水

濤神逆流而上為水

濤神逆流而上為水

所淹不得其屍

娥年十四號泣思慕哀吟澤畔句七日遂

娥年十四號泣思慕哀吟澤畔句七日遂

娥年十四號泣思慕哀吟澤畔句七日遂

抱父屍浮上

博記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

博記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

博記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

否文姬曰妾

父賜書曰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成史班彪

父賜書曰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成史班彪

父賜書曰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成史班彪

有存者所憶

纔四百餘篇給紙筆書之文無遺誤成史班彪

纔四百餘篇給紙筆書之文無遺誤成史班彪

纔四百餘篇給紙筆書之文無遺誤成史班彪

成之帝數召入官

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詩句佳謝道

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詩句佳謝道

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詩句佳謝道

大家每有貢獻詔作賦頌又作女誠七篇

詩何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詩何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詩何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之文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之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頌穆如清風之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頌穆如清風之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頌穆如清風之句最佳道韞二十八字媒趙德蟻

嫁時作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

藕居見此遂與為親

藕居見此遂與為親

藕居見此遂與為親

雨歸飛急去作西牕一枕愁初德麟

居見此遂與為親

居見此遂與為親

居見此遂與為親

人以爲二浣紗女西施名夷光及笄未嫁浣紗于苧羅山
十八字姝若耶溪傍越王用范蠡計獻之吳王後
越滅吳蠡載之從軍木蘭父應出征無子蘭扮作男人代
遊五湖不返父從軍十二年歸同伴者不知其爲
也截耳山陽女趙氏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觀而
許滅父死罪女曰身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哭父饒姚事
屠法以報引刀裁耳自信侍奉父卒不願嫁哭父詳列女
類爲尼謝小娥幼有志操會許嫁段居真父與居貞同爲
申家斬蘭首大呼捕賊一勸而絕之張氏營州都督張儉
人擒秦娥乃削髮爲尼一勸而絕之張氏營州都督張儉
疾卽親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視宛如成人稍長恭儉
爾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斂直敬事舅姑克盡婦道初聞
食有疾卽號踴自傷不能食儉卒女號身陷全親有淮冠初
哭一樹而絕高宗下詔令史官編錄之身陷全親有淮冠初
號一窠蜂破蕪湖詹氏女年十七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
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女泣拜曰願相從贖父

兄命賊釋父兄縛女女從賊行數里過拾灰題詩浦城徐
市東橋遂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而去拾灰題詩浦城徐
女名彩鸞署通經史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嗣源同
女逃山谷賊追至持刀欲害嗣源女前曰此吾父也寧殺
我賊舍父而止女令父速去賊拘女至桂林二女相繼與
橋女拾炭題詩壁間乃厲聲罵賊投水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真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
諒兵至其母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
也城陷二女相繼自左右袒齊有女貌美豔而淫二家爭
繼其婢鄰奴亦縊死左右袒求之東家于富而陋西家子
美而貧父語女曰欲東家左袒欲西家右袒
其女兩袒父問故曰願東家喫飯西家宿

兄弟

寡兄乃寡莫如凡今之人終鮮終鮮兄弟防罔瞻望兄兮
兄曰嗟予季行急難弟令在原因心則友其兄令兄此令
役夙夜無寐

有餘相好兄及弟矣式相匪他豈伊異人具爾威威兄弟
可畏亦諸兄之言壘虎仲氏吹簫小忿兄弟雖有小人兄以
弟所以敬天下家肥兄弟睦敬長敬長為其立敬立敬自
之為人兄也
人順長天倫不咸兄弟不同心也周貴介王子圍寡君
類兄也
大不協吾兄弟之不睦馬不克恭弟不念天顯大大不友
也亦不念鞠子之可失教稱鄭伯談失教也弟不能和協
哀大不和友于弟
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尋斧室之枝葉也葛藟猶庇其本
根故君子以為比而無使滋蔓其滋蔓難圖也葛藟猶不
縱尋斧焉不可用也
可除况君揚于亂行僕晉侯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于
寵弟乎

大命終訓曰不敢不悌之刑周禮以入刑糾萬民二日不

發命至于用就

瓊芳蕙茂蘭發玉暉之賢也龍言兄弟之賢也雁序

兄弟之齒共被後漢美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與弟仲游至

有如雁序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兄弟共被而

寢以慰閨門雍睦考養閨門雍睦衆慕其風兄弟嘗過同

母心郡荀爽家夜會飲令兄北嚮丞相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

宴大史奏德星聚人琴王徽之與弟猷之俱病術人曰應

尊不可以兄故私人琴終而有生人樂代之俱病術人曰應

捷由此紛漸弟請代之卒徽之奔死不哭直上靈床取獻

之曰吾才不如弟弟琴俱盡何可不代獻之卒徽之奔死不哭直上靈床取獻

之琴彈之久而不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絕諫兄均謀不從乃為備得錢帛

歸與兄曰物盡可終見相棄兄乃感悟遂為廉潔

不卷之九

三十

官時趙冬曦兄弟亦有名張推弟陰慶爲朝陽侯其弟員
諡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推弟與丹皆爲郎慶推其居
第園田奴婢分與員讓田李孟元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
丹自但佩印而已讓田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
讓就夫婦紡去婦李充日我有私財可異居充乃集宗族白
績日給而巳充異日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
母日此婦令充異田兄弟訟田延壽傷日骨肉爭訟是
居可叱之出門訟田兄弟訟田延壽傷日骨肉爭訟是
教化不至乃開闢自思過干是訟者自過繆彤兄弟四人
相責讓肉袒願以田相和終死是訟者自過繆彤兄弟四人
第求分異形乃掩戶自揭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爲敦睦之
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家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爲敦睦之
門取荒田薛包好學敏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
取其荒者日吾少時所理者所總也器與共事久矣田園
取其朽敗者日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紫荆憔悴田園
田廣兄弟欲分財堂前紫荆花葉茂盛夜讀析分爲三曉
田遂作真乃嘆日樹木同枝既分析尚如此人何不知此

也遂不真兄弟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復分
報擊之心中懷慘手不能舉因父禮事兄趙弘智新安人
投杖于地相問乃真兄弟也
累官黃門侍郎出知萊川以父禮事兄弘安兄為兄報仇
卒哀慟過期撫兄子慈均所生永徽初為祭酒
趙拔扈新城人兄震動富于財為太守樊文茂所殺拔扈
走免以命至杜樹祝曰欲報兄仇若事克斫樹便生不克
即死三宿而樹生遂班貧布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請以
聚眾殺文茂而還
家于喪請班諸不續邨人有兄弟死而不為續者聞子臯
兄弟之貧者不續邨人為邨幸遂為之續邨人曰繼則續而
繼有臣范則冠而蟬有綏同母異父公叔木有同母異父
兄則死而子臯為之續
游曰其大功乎秋儀有同母異父兄弟死問于子夏子夏
日我未之前聞也魯人為之齊衰今之齊衰秋儀之問也
旁殺兄弟之喪以灑血陳業兄渡海覆舟同死六十人骨
肉消爛而不可別業乃剖臂流血

以酒骨上而後別心喪三年馬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教共不離

慕所馬援兄卒慕大馮小馮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西河

難兄難弟陳元方子羣季方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

斗粟尺布漢文帝時淮南王長犯不軌徙于蜀不食而死

人不榮棟碑賈敦頤為洛州司馬人為立碑弟敦號龍虎

狗諸葛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龍駒鳳雛

陸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遜機而時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尚書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桐木

韓家韓子華兄弟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

三虎後漢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雙璧並有時譽洛陽

令見之日僕以玉昆金友王琳子銓錫孝行齊著
年更觀雙璧王昆金友時人稱為玉昆金友
事妻師德弟守代州薛師德之官師德教弟曰耐事弟曰
耳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潔之是遺其怒正使自然
花萼集李義山與兄弟俱以文名如左右手
長沙王績曰臣聞兄弟如左右手今友弟唐玄宗素友愛
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
大被與兄弟同寢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同異支一心
風熱鬚衆驚救上曰飲此藥而愈
杜如晦弟楚客為給事中太宗曰人無官患才不副
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
謝母所鍾念謂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
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
弟足無老母也泣下鳴咽帝憫其意召文昭讓救卒無過
兄弟優劣李義山使高麗其王謀楊召見義琰不拜曰吾
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偃見我王乃屈為

加禮及義琛再使亦生召之義琛匍匐
匍匐伏時人由是見其兄弟優劣文詞類兄
召用之時居易足病衰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
事即薦白敏中文字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
短五長王維有三遷尚書右丞承緒為蜀州刺
田三鳳唐薛元敬少與從父收族八龍前漢荀
里三鳳兄德音齊名稱河東三鳳八龍前漢荀
高行李固李膺皆師之桓帝朝出補朗陵侯蒞
為神君生子八人儉緹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
龍惟爽字慈明最為巨擘侍疾二兄俱亡次兄
語曰苟氏八龍慈明無雙侍疾二兄俱亡次兄
氣方熾父母兄弟皆避衰獨留不去日愛弟楊
過六十並登台陽津嘗旦暮問于侄羅列塔下
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日斜津不先飯後津官涖
府每四時佳果餽先附讓國叔齊讓國于仲鄧
之若未寄不先入日讓國叔齊讓國于仲鄧季

諸不忘同育
 宋昌化章氏兄弟二人恆相友愛而皆無子
 樊子蓋以所抱子與我育兄妻謂未有子而抱之既得子而
 棄之人謂我何寧以自生子與弟二子相繼登第遂為名
 族保若嬰兒之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康年八十光事
 飢乎天少冷則撫其同及第宋祁推財王商嗣父為侯捐
 背日衣得無蒲平同及第宋祁推財王商嗣父為侯捐
 商無分產以其田宅財物盡與弟十餘年分產數次口還
 所共居吳思達蔚州人仕為閬平主簿兄弟六人嘗以父
 浦其居命析居父卒喪葬畢告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
 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苦樂不均耶即烏鳥翔集
 以家財代還其浦更復共居延祐間表其廬烏鳥翔集
 珪與弟德璋孝友天至盡則聯几夜則同衾德璋與物多
 近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楊州德珪代弟往弟追至諸暨
 道中兄弟相持哭爭欲死兄夜半問道逸去弟復追至廣
 菱德珪已斃于獄德璋負骨歸葬廬墓每悲號烏鳥皆
 哀鳴哀是
 卷之九
 三十五

州集獨守塚廬王琳年十餘歲父母俱喪遭亂舉鄉逃竄
不食獨守塚廬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季山遇赤
眉將殺之琳自縛請先季死兩鳳北齊崔陵與弟仲骨肉
賊驚而放遣後辟為司徒兩鳳文同日受拜刺史骨肉
交歡日陳卓成寧人有田五千兄田止一千願合戶而同之
士孝友韓稜舞陽人少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父推
弟預選章頻字簡之浦城人宋真宗時與弟頓試禮部預
乃擢第歷選會詔兄弟毋得並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
刑部郎中使契丹卒以昌浪尋舟謝述字景先純弟純遇害
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存亡俱盡耶述號泣曰若安全至
日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曰若安全至
岸尚煩營埋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昌浪而進見
純并幾沒述號呼天幸獲免晉武帝聞而嘉之歷司徒
長緣訴流血公私緣訴竟有兄向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錯
史緣訴流血公私緣訴竟有兄向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錯

今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自比王謝從兄位並以文
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乃釋孟與弟並美
翰居要官每兩驥對正雙珠風姿時人謂雙珠三世不分
晏自比王謝蔡邕與從弟同居三
財世不分財時高其華大山小山
求點並棲通胤又隱世大小秦君
漢點為大山胤為小山唐書景通與弟時皆精
日以珍味穆贊兄弟和梓世以珍味日之贊雙與
同然有以兄弟不可兩收欲俱退耶珠集
李勣曰貢舉本求才行何妨雙與唐王勃與兄勣勣善才
皆為聯珠集白眉馬良事
法護非不嘉晉王琨小字僧彌小有才藝名出有陶夾
河為守漢杜周為三公南
吉人辭寡王敬叔之與兄

兄弟多言陸事獻之寒溫而已既而客問王氏封胡羯未
兄弟優劣安日獻之佳客問故安日吉人詞寡封胡羯未
等謝氏兄弟尤彥秀稱爲封胡羯未封謂謝韶胡謂商論
謝朗羯謂謝玄未謂謝川皆其小字惟玄以功名終商論
如友與弟俱好古力學侍父側兄弟商論如朋友日此理
爲天下共不家無間言兄弟十七人義聚三百口家無間
爲家庭屈瓜木徵祥徐承遠旅人皆仕爲齊皇今幼失父
言祥符間瓜木徵祥徐承遠旅人皆仕爲齊皇今幼失父
詔旌其門瓜木徵祥徐承遠旅人皆仕爲齊皇今幼失父
其里中木連理瓜異蔓同實更衣出從定中進士歷官參
詔名其鄉孝感里日和順更衣出從定中進士歷官參
知政事弟天任官兵部尚書兄杖逐太祖趙太祖解北征
帝支愛貧時辛更承以出從杖逐太祖趙太祖解北征
讀言當立點松爲天子大祖開而躍之密以告家人太祖
弟魏國長公主方在厨引麵杖逐其兄日大丈夫臨大事
當决胸懷乃來恐顯不先兄之稱風疾後兄舉親任功曹
情猶女太祖默然顯不先兄之稱風疾後兄舉親任功曹

娣姊謂長婦謂稚婦為娣姊娣姊

不通問問問遺也無服推遠蓋推而遠之無服也

庶嫂為位庶嫂也為位哭可謂之母謂弟之妻婦者是丘嫂

喪取中為位兄人空有嫂也子姓禮若己生也同子稱尊

一日丘大也長嫂之稱也子姓禮若己生也同子稱尊

之為別阮籍嫂嘗還家籍見之為別前倨後恭而歸妻不

下機嫂不為炊及為相與而後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則目不

長者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丘嫂嫂厭叔伴為羹盡

太上皇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為食糲飯陳平與兄伯居

其母不長者故封其子為顯美侯食糲飯陳平與兄伯居

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不事家產日食小郎新婦

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

王澄字平子，衍季弟。行妻郭氏，貧，辭令婢擔糞。澄年十四，誦郭郭怒曰：「大夫夫人臨終，以小郎獨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故得杖之。」納管鑰。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澄踰牆得免，納管鑰。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藉黃納管鑰。于如光進命，反之日，弟光進事如日。親省青囊藥，弘都嫂老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待如初。親省青囊藥，弘都嫂老失明，含昭親省視病，須髯蛇膽，膽為藥，合未不得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昭，視乃髯蛇膽，膽為藥，合未不得有一童子愈解圍。將屈道韞為王疑之，妻凝之弟，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巾，障目蔽理，猷之。養嫂以養漢第五訪字子謀，少孤，貧，肅老前議，容不能屈。猷之。養嫂以養漢第五訪字子謀，少孤，貧，肅老嫗入官舍，家嫂謝勞，父味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所履足矣。家嫂堪勞，于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王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苦，一生所計，惟在此兒。」因流涕，携郎去。安謂座客曰：「家嫂情辭慷慨，咨嫂王珪奉寡嫂家奉嫂馬援奉嫂，不恨不使劍士見之。」

為嫂服 韓昌黎祭嫂鄭氏父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寔惟嫂恩視予猶子誨化諄諄哀哉
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兄兄曰爾幼養于嫂服必以其令其敢忘天寔臨之

伯父

伯兮 伯兮叔兮諸父既有肥羜伯父賜彤弓
伯兮 伯兮叔兮諸父既有肥羜伯父賜彤弓
世把也 釋名伯把也撫孤任環早孤伯忠撫愛之
父把也 把持家事也撫孤任環早孤伯忠撫愛之
康遇歲荒棄已分財 漢薛苞弟子求走擔弟子
子活弟之子 綏度難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
其兒及弟子 綏度難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
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應自棄我子妻泣從之

叔父

癡叔 晉王湛有隱德人皆以為癡武帝問王養孤
癡叔 晉王湛有隱德人皆以為癡武帝問王養孤
濟日卿有癡叔在否對曰臣叔不痴

兄孤兒教封姪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
訓學問曹操少無度叔父數言之于操父嵩操患之逢叔父
失愛于路乃敗面啗叔父以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
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失愛叔父故常叔五代常
見國耳後叔有所告嵩不復信操始肆意常叔思周太
祖少孤食于思家以思為憂悴為叔子玄感與約恩義甚
叔及即位每呼思常叔為叔子玄感與約恩義甚
驚場帝謂曰公憂悴得非為叔乎焚香囊謝玄少時好佩
玄感再拜曰誠如聖旨帝徵入朝焚香囊紫羅香囊叔父
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睹而焚之遂止時符
堅入寇安乃舉玄為前鋒而有肥水之捷

伯叔母

世母叔母父之弟妻為叔母勸學皇甫謐不好學叔母任

學對之流涕謐乃撫育有恩宋謝瞻幼孤叔母撫書戒忍
感激因而勤學

辱社有道妻嚴憲其任為秦州刺史書戒之日忍辱至公卿以孝聞羊祐年十五而

用

侄

猶子

兄弟之子猶子裏言左傳寡人之出所生養弟之子也

從子

朱晦庵云今人以侄為猶子亦可先生為猶父仲

容

仲容阮籍侄也杜詩嗣有我家風楊惲幼時庭柰寔落

父

宗諸子任早覺仲容賢宋劉孺七歲叔父璵常阿咸

兒

恬裕有我家風吾家明珠置座側曰吾家明珠我家

日

阿咸下馬端笏柳仲郢事叔公權如父為京兆我家

龍文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雖請贖伯父兼尚幼逃入

終南山伯父存立為賊執臨刑兼乞封叔父魏王基封安
號呼願為奴以贖伯父遂皆免
求分封二百戶賜叔父子喬宗慤長風宋宗炳問兄子所
得闕內侯以報父詔許之
破萬里浪炳日汝不弟女夏侯淵時天下大亂飢乏杖晉
富貴必破我門戶
安嘗詣陸納家納兄子假密作食供之納設茶果而飯具
精飯客罷納大怒杖之曰不能光我叔父而乃穢我素風
籠器之訓若為箕箒孤兄女名芳將嫁美服既備衣乃艾荆
道也故賜以籠器遺腹姪女後漢劉平弟仲為賊殺平扶
欲使汝溫恭朝夕欲取之平恭繼黯宗子湛弟黯位至先
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恭繼黯宗子湛弟黯位至先
日力不能雨活仲不可絕類恭繼黯宗子湛弟黯位至先
祿無子以少繼叔父出繼從叔公峻長還本生皇甫
恭為嗣
父謚年四十叔父有子喬為亮嗣蜀諸葛喬瑾第三子亮
謚張本生遂還其父

吳王遣之以為嫡故改其設羊酒朱然姁子也朱治無子
字亮後有子復為瑾後取外子為嗣孫權為設
羊酒之門內幾盡杜楚客與叔淹皆没于王世充淹與如晦
召之門內幾盡有隙諸其兄殺之并囚楚客楚客曰叔殘
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兄弟子李泌太子妃蕭母部國公
盡豈不痛哉如勝感悟兄弟子主也坐盡媚幽禁中帝怒
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
立意曰臣我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
下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二父武從弘子公
子則臣絕嗣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
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
重與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
四乳范鎮兄鑑之子名給叔判昭先餉饋既盡賣宅充之
孫

繩繩 公姓 孫謀 後昆 抱孫抱孫不抱子言孫舍

孫公議仲子之喪仲子舍其嫡昆裔昆後也紹苗裔也遠孫

胤喬耳孫玄孫之子謂去高會雲孫玄孫之子為舅孫弟孫

末也耳孫益遠但耳聞之也諸孫之龍王倫以其孫葉

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孫枝是子能與吾宗之曰必與吾門

為雲孫故曰曾元仍雲孫枝是子能與吾宗之曰必與吾門

弱孫子抱弱孫能與吾宗是子能與吾宗之曰必與吾門

為兒時祖寔謂家人相門出相唐李栢筠之子吉甫其孫

曰此兒必與吾門相門出相唐李栢筠之子吉甫其孫

出吾兒不及若兒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曰梁父不及

昂公才公望王倫為相孫陳年數歲風神聲拜畫像父烈

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于太守舍見壁上廬狄梁公後

父畫像恭敬弗怠乃下榻泣涕拜跪同坐嘉之狄梁公後

日卿狄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謹有廣之風之孫廣

人下土帝以繼祖業馬璘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既
 為所陵之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下乎卒為中
 典名遺清白日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
 善乎後靈帝謂楊震孫奇遺以安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
 公卿強項真楊震子孫遺以安相敬如賓劉表侯之羅
 而不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入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簪笏甘棠唐文宗以右拾遺魏
 未嘗無所遺也表嘆而去簪笏甘棠唐文宗以右拾遺魏
 上日卿家有舊詔書否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存上曰進
 來鄭軍日在人不在笏上日此甘棠之義非笏而已嘗贊
 日暮議論庭芝蘭玉樹謝玄與從兄即為叔父安所器因
 挺有祖烈風芝蘭玉樹戒約子侄日子弟亦何豫人事而
 正欲使其佳玄日如芝蘭喜兒曾孫周蕭愿梁宰相願之
 玉樹欲使主于庭階耳喜兒曾孫子會祖微唐時入相
 愿為兒戲效傳呼之聲微語客日不子又孫居德山北之
 以得相為喜而幸壽考又見曾孫

塞出入之錄漢子孫荷擔扣石運于北海憂亂何曾侍
之星以移山焉因曰我死有子子又有孫云憂亂武帝晏
退告其子遵曰每侍燕未嘗間經國遠猷非貽厥孫謀之
兆也姑孫曰此輩必遭亂亡及遵之子後死兄嵩哭之曰
吾祖其金篋療日療元年十六祖失明祈禱夢神以金篋
殆聖乎

生子

夢熊羆吉夢維何維熊垂弧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
日男子設癘生鄭武公取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
孤于門左癘生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弄璋
男子生而弄以寶樹王勃序非謝家之寶頭玉李賀詩頭
璋欲其比德也寶樹王勃接孟氏之芳隣寶頭玉玉踐號眉
樹倒翠杜郎照社後漢應桓生四子神充間賈充始生其
生得真男子照社光熙社或曰天符也充間父達曰後當
有充間之慶故電統樞星北斗樞星感而生軒轅驥子
名充字公間

北齊裴景鸞有逸獮郎王荆公之生也有獮郎繼郎崔慎由
 才河東呼為驥子獮郎入其室故小字獮郎繼郎四十無
 子有異人日終南翠微寺僧紀粒五十年君遠以服終綰
 玩授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字綰郎
 繞身雙尹喜母夢絳綰繞其身遂生喜夢鈴落懷任逢妻裴
 落懷中因而有娠占者口必生才子及生崔飛入手之初
 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夢長庚星生白以名之楓生腹
 為有封爵之祥已而果然夢長庚星生白以名之楓生腹
 上張志和母夢楓王筋食藥邵康節母李夢神令以王筋
 生康九鶴下集于庭中遂生九齡授以基子初無子禮
 無不至夢二道士奕棊一人蛇同產寶武初生有一蛇同
 取一棋授之遂生泰伯蛇同產產送之林中後母辛
 及葬有穴蛇自林出至喪所以首觸授以玉象章得象母
 杞涕血皆流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授以玉象夢登山神

後以王象及生復夢吞五色珠樂史母夢異人令履石
 庭積象笏因以名之夢吞五色珠吞五色珠遂生史臧氏
 而娠文中子母銅川夫人經山梁鳳集左肩徐陵母臧氏
 為鳳集其左肩而有娠遂生文中子鳳集左肩夢五色雲化
 以候寶誌摩頂曰天上石麒麟觀白虹采翁山夫人觀
 自虹而有娠生子兩手壓拳不開昭王與之即錯寫弄塵
 關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羽遂賜翁氏錯寫弄塵
 書之曰開有弄麋之慶視者皆掩口鶴蛻嬰兒初生母
 章氏夢羽人自言武夷君托化既生乃一雀雛棄之叔榴
 父曰喜聞問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視之則雀雛為嬰兒榴
 房多子元魏安德王延宗納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
 石榴房多子王新婚其母三美五代和兒晉宰相和凝之
 欲子孫衆多也帝大悅三美子現生會疑入翰林加金
 紫如貢舉疑喜曰我平生美事者有五丈夫商瞿無子其
 三集此子宜于我矣且名曰三美有五丈夫母為取室孔

子曰無憂懼年四十後金甲丈夫范祖禹母夢一丈夫披
當有五丈夫子後果然金甲丈夫金甲至寢所曰吾故漢
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桑中嬰兒
以傳稱鄧禹字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甫桑中嬰兒
伊尹母居水上既孕有神告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親日
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化為空桑有莘氏採
桑得嬰兒于鴉集身王知遠母晝寢夢鴉集其身有雀集
空桑名伊尹鴉集身娠寶誌曰生子當世為文士崔集
庭唐崔信明之生五月五日也時有異雀綠衣草童王公
一夕次驛舍夢一人紫綬象簡遣一夢授黃龜梅聖俞生
綠衣草童日上帝賜此童為宰相子夢授黃龜男前一日
夢道士贈龜一枚聖俞和永叔洗兒詩云夜夢有人衣帔
睨水邊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在蓀乃生男子實秀眉
浮磬精高琳母祓禱淵演見石光彩遂持歸夜夢神懷玉
山人楊億初生之夕其祖文逸夢一羽士自稱懷玉桑中

金環乃訪鄰人李氏東園桑樹中得之主人曰無此物

人兒所失物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指之無字月能展書因

指人異之乃知李氏是祐前身指之無字月能展書因

至數百不差夢旗降陞二鈴于懷中占必得生才子王

燕投懷張說母夢玉夢蘭鄭文公有妾燕姑夢天使與已

後果生奇骨宜城太守桓葵之子生未芬太原溫香見之

也老子無影陳留有一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未幾翁

丙吉謂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耐寒可試之時人

月間取同年小兒俱解裸此兒獨啼又并日中行獨無影

○雙生過期梁蕭孕過期卜先生為長霍將軍學生二子

先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

謂居下者前生宜以前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段王

甲一產二子曰魯曰良以卯生置以巳生良則以魯為兄
 以良為弟又許莊公一生二女楚唐勤生一男一女並以
 先生為兄 古人尚質 子雙生以後生者 趙腹孤兒趙朔
 霍氏從之 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容公孫四
 杵曰程嬰謀匿之十五年因韓厥復立是為趙武子 乳
 乳時未仕徒步求之西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公
 體有國乳驗之果 子鹿生 仙果生遲有蚤白無兒之句劉
 然名之曰百常 子鹿生 仙果生遲有蚤白無兒之句劉
 贈詩曰莫將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 求東坡賦在東坡
 期雪裏高山頭白早漢中仙子果生遲 阿崔白居易五
 城有老人晚生一子乃求東坡賦詩中聯 阿崔白居易五
 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 阿崔白居易五
 得子名 道保 元微之五十八歲 子妾生 愛妾生男 高穎表
 阿崔 道保 元微之五十八歲 子妾生 愛妾生男 高穎表
 孤后言陛下何不為之娶上以后言穎謝曰臣今已老過
 朝惟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上乃止後愛妾生

男后日穎心存**夢子名元**德襄公妾有身夢人曰我康無受妾而欺陛下

潛夫論黃魯直嘲小德詩其母歲詩云○生千壽壺朱壽

曉庵洗兒詩云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醉試兒南

笑揪鬚厭丘已諫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誰○日試兒南

風俗兒生一莽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線並加

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食

康愚智名試兒會知貴宋曹武惠王彬始生觀其所取武

親者咸集燕享焉知貴百玩之具羅列于前觀其所取武

惠左手提于戈右手取俎○生夢虺維池維蛇弄瓦之戲

豆斯須取印餘無所視○女夢虺維池維蛇弄瓦之戲

戴弄設悅悅生女則設光門女長恨歌不重生男重生明珠射

之瓦設悅悅生女則設光門女長恨歌不重生男重生明珠射

體西十母裝浣紗溪上有明珠射體又離鶴歐陽公請開于

離雀飛來秤量文士唐上官昭容母將誕之夕夢人以秤

遂生一女秤量文士唐上官昭容母將誕之夕夢人以秤

容母王氏視之日拜量天下文士豈
 汝耶昭容乃開口啞啞如應日是
 過一道士得一小龜光彩五色夢月入懷
 日三年有諸及生后紫光照室夢月入懷
 百四十五年宜有聖母與漢元后母
 紅政君夢月入懷政君元后小字也
 小男兒羅薦開顏程伊川祖許事未嘗見笑
 蘇子也生第四孫斗老東坡○外他物無以
 之眼電頭玉以詩賀之有眼電頭玉之句
 餉美慶尚公主生夢三日唐明皇曰他物無以餉吾孫
 餉即敕有司以第六品詰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
 神交與神交而有孕十二月生堅
 往旄母堂祈男請以俸錢百萬繪觀音像
 結構堂宇後生男構堂三間
 祈子其妻夢白不婦人判官張氏于城隍廟求嗣夢神告
 以盤擎一兒遂生男判官以判官為嗣生男名伯玉及
 類警纂要 八卷之九

第為所子姬廟齊張敬兒拜三公于新禱于尼丘叔梁紇與顏氏
正郎禱于尼丘
生孔子

宗族

行禮以序君子行禮以序宗族序以昭穆合族序以昭穆因睦以合族禮宗

盟周之葛藟庇本根合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本况君國

者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喻人之有宗族裂冠毀

冕拔本塞源喻廢宗族也曠宗棄德四世而緦五世祖免四世

服之親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則親族絕矣宗子正宗敬父黨宗英宗英俊宗

哲宗族之明哲慕其祀武鼎族盛族也五六親老子六親不替則宗哲慕其祀

犬牙相制所謂整根系根系本同末屬幸得同九宗一姓

族五屬人親右族初地名茂族李華良散財范勝散財五

族周卹王珪周卹遺絹范公遺屬籍秦法宗室無軍功世

族太宗詔高士廉與岑文本令狐德棻秦齊天下譜牒參考

進舊壁右膏梁左寒畯合九百二十三姓分田悉賜勳家

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世族

孫是還給之蕭八院張寬兄弟八人置入院相對給餉

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同居共爨田園邸舍百忍九世同

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一處計日給餉唐李義甫已貴乃言系

希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散金疏廣疏受棄官歸

<p>重芳仕為大理寺寺丞詔旌其門曰孝義七世同居王</p>	<p>公厚贈遺之義門居太宗詔旌其門曰義門孝義河陽</p>	<p>縣安敢自附梁義門朱陳說安德人十八世同孝義陳芳</p>	<p>口笑日遙不附秋青為樞密使有秋梁公後持梁公書像</p>	<p>紛陽拜墓焉華胃者昌字問誰後答日子壽後昌字掩</p>	<p>祖也崇禎嘗過梁何昌字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p>	<p>遺亂失譜嘗問先人言經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p>	<p>使宰相豆盧革諛之曰公姓郭豈郭汾陽裔耶崇禎曰因</p>	<p>三眷裴皞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拜墓郭崇禎</p>	<p>家法者以僂為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同居如故</p>	<p>口總服同慶庭無間言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龔凡言</p>	<p>何氏爭財重深取之以田二頃解其訟同龔家男男女女百</p>	<p>貨殖三世共財上下戮力財利鉅萬外孫同龔魏楊道之</p>	<p>老臣宗族共享其賜盡吾餘年不亦可乎共財善農稼好</p>	<p>人故舊娛樂不與子孫曰此君所以惠養共財漢樊重世</p>
------------------------------	------------------------------	-------------------------------	-------------------------------	------------------------------	-----------------------------	-------------------------------	-------------------------------	-------------------------------	-------------------------------	-------------------------------	--------------------------------	-------------------------------	-------------------------------	-------------------------------

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
無間言詔旌曰孝義
友順宋衛溼字清叔華亭人舉進

扁其家庭雍雍居九一鳴弟一蔭兄弟六人五世同
四葉同

堂居一廟君良武德中人六院共
九族均齊義田以嗣宗族百

口同牢陳兢江州人南唐旌為
八世同居邵榮典詔旌閭

族同居錢文卿樂清人數歲執父喪如成人時三舍法行
文卿方冠領郡學正諸生肅然欽之奉母居白石

山閭族同居三家無異爨陳侃字君和事親至孝五世同
十餘年無間言居家無異爨宋太宗旌其門

表兄弟

外家山谷贈外任李祖詩
內屬劉禹錫答薛中書云壽骨

東坡壽表弟程德儒外弟
子內弟文仲子有姊弟曰曾孫

詩壽骨遙知是弟兄

我姊弟母姊令鼓琴晉阮瞻字千里善彈琴外兄潘岳每
以榮讓封其舅子蔡襲封不餞送城陽太守梁柳乃皇甫
勤謚錢之謚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
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
之人情非吾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
心之所安也嘗載書數車入室觀書不知寢食
行冲異試與語前世事熱後詳論如指掌勵志於學孔若
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崔彦昭與
居勑勵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倨不冠帶王羲外兄
論優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忌矣倨不冠帶王羲外兄
弟也裴大中初光顯而彦昭為憾至是疑為兵部侍郎裴母
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彦昭為憾至是疑為兵部侍郎裴母
聞彦昭為相救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姊必與子偕逐跪奏
吾將共行彦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疑竟免跪奏
男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若難禁中有員叙者
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俛跪奏

臣舅子李泌帝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奕
因使賦方圓動靜泌即荅說用賀帝得奇童

婦翁

外舅妻父為外舅水翁婦翁岳丈泰山有丈人峯故丈人

後山詩丈泰山泰山有老父失其姓嶽公泰水稱丈人曰

人東南來泰山名故稱婦翁曰泰山嶽公泰水嶽公丈母

日泰此翁可人王適曰吾求婦久矣惟此翁水鏡善衛玠

廣皆有重名時人稱廣為水鏡稱玠為玉人議者咸曰翁

婦翁水清謂如水之清潔女婦玉潤謂如玉之潤澤也翁

婿迭顯封德彞即楊素之婿素為僕射嘗撫

舅甥母之兄弟妻之父皆曰舅女謂夫之父亦曰舅

諸舅既有肥瘠渭陽我送舅氏甥舅豈伊異人汾甥韓侯

以連諸舅渭陽日至渭陽

日三

汾王屬從注局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母黨陸于父母之彌甥
之甥屬從注局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母黨陸于父母之彌甥
得備彌甥彌遠也白水同心晉公子謂子犯曰所不與舅
父之舅氏曰彌甥白水同心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
于從舅母從父伯舅長曰伯舅宅相晉魏舒字元陽少孤
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吳中之秀張玄為范甯之甥王
舒曰當為外氏戚此宅相吳中之秀悅曰吳中之秀不有
此舅焉日下無對陸果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果面顏與賞
有此甥日下無對陸果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果面顏與賞
愛經歲餘還都浩送至者側詠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
賤親戚誰乞墅謝安與至者側詠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
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異悲切以馬策叩扉元舅謝
詠齊于詩生有難星處零落歸山丘勸哭而去元舅謝
于公聖氣調其舅袁湛湛不堪日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
同謂母無渭陽情綢父正即正胡外甥與舅有不叶之論

食肉

晉重耳以出師逐其舅子犯不討賊郭解勞特解

殺之而逃解以勞舅許立晉王無忌太子承乾廢帝曰我欲

帝顧王曰舅許汝矣給與王侯李晟之甥極武敢開騎射

宜即謝舅王乃拜給與張克勤在師必無不從晟親必與子

每過于子侄引庇它族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推與其

甥裴夷直勅曰克勤既有司法引庇他族無罪斬甥劉昌

開後日責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為令無罪斬甥劉昌

之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約

顧斬之史臣謂無罪斬甥士心離離則不祥莫大焉約

為甥舅王重榮與全忠約為甥舅因陳事得以全忠指

自洛至過重榮墓為哭而祭次虞卿重榮子珂欲面縛率

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公國見黃泉

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抵舅罪王師範舅

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從于汴抵舅罪王師範舅

實錄

卷之九

四

家訴之師範師範乃抵舅罪母患之師範立堂殊宗代疎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姚崇外甥任奕任并少孤長于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

日爾吾無問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同名真無以

也舅甥同將青姊子也舅甥同官安同為太子洗馬珠玉

在側衛升風神秀異見者皆以為玉人舅恩過子弟徐淮

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名著京師劉瑛字慶孫弟琨字越

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朱桓立開義軍起大懼曰劉裕一

之甥京師語曰洛似舅世之雄勇冠三軍劉毅一舞百萬

中奕奕慶孫越石之外甥酷似不棄甥范廣靈壽令不之官

何無忌劉牢之何為無成負姊子孫邁南奔

婿

亞婿兩婿相謂倩氏倩兒例兒夫乃同門僚婿江東呼

亞婿日亞婿倩氏倩兒例兒夫乃同門僚婿同門婿

為係 連襟連袂江浙俗稱 令坦取坦腹之義 玉婿女婿 乘龍女婿 乘龍乘龍

坦腹東床郗監求婿于王導導子弟皆矜持惟義如龍婿

黃尚與李元禮俱為司徒俱娶太尉桓叔元婿客王子立

之女婿時謂桓叔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婿客蘇子出

婿也風雨敗書屋東坡贈詩烏羊為禮宋孔淳之與王敬

日婦翁不可撓王郎非婿客烏羊為禮弘友敬弘以女適

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賣犬

飲迄暮而歸或問之荅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賣犬

追嫁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今

無桐葉為媒蜀尚書侯縱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倚樓

年卜任氏為婚始不常貧賤陳平長美有富人張負女孫

知為任氏所書有美如陳平肯常貧賤乎遂以女妻平徐吾犯妹鄭倫

類書纂要 八卷之九

國七

之妹甚美公孫楚勝之矣公孫黑又使隨委娶焉犯請干
二子今使女自擇焉子皆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
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皆信美矣抑折節
于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遂適子南即公孫楚折節
聯學有貴子嫁之時人笑焉乃元崇也時二十三好獵未
知書母勸令讀書折節向十女壻晉劉弘牧荊州朝廷以
學以晚節入仕至宰相弘婿夏侯陵為襄陽守
弘曰苦必臣至親然後可用則荆無如楊生楊於陵年十
川有十郡臣妾得有十女婿乎無如楊生九登進士第
韓浣擇婿曰問人多擇婿僚佐孫權為將軍時陸遜始仕
無如楊生以大妻之擇婿僚佐孫權為將軍時陸遜始仕
兄策女鬚眉皓白孫明復年五十退居太山之陽枯槁
妻之趙欲以弟女妻之孫因辭文定曰吾女不娶故相李文定公
官人妻幸婦李氏孫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以嫁
山谷我老燕窩不充之人宰相之賢古履信坊崔元諒任
無有也予不敢不成其賢名遂婿之

益州參軍

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若婦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
相隨至京履信坊一屋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氏不
信俄所議女暴亡後崔官三品年五十八乃婚章少孤力
學李清臣少孤孝友自力學問韓琦以兄受業紫陽鄭師
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抄錄受業于市隱
朱紫陽之門勉齋黃幹嘉其志遂妻以女自號存齋市隱
居士是陳敏修號市隱居士紹興中進士第三人上云卿便
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資奩甚厚時語小孩兒陳喈字
日新人若岡即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小孩兒景山年
近六十方及第有儒家以女妻之合卺夕作安貧守道成
詩云彭祖何年八百陳郎初是小兒安貧守道成
父字玉汝敏修仲子寧德人敏修遊朱晦翁之門著書立說
成父克承家學辛棄疾聞其才名羅致賓席而妻以女其
學以立誠為本行已皆有作秋河賦蔣防字子微義與人
陸慶安貧守道窮如也

河賦援筆立成警句云連雲梯以迥相敬如賓王漢英字

立時星橋而徑渡千仞遂妻以女人受業樓助文行不凡登淳祐進士魁梧奕朗少聘徐氏

女因鼻病廣自誓不嫁父母母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

配不敢以辱公漢英曰女有疾非貴英設席四就博士郭

誰適既婚相敬如賓妻沒終身不盲擇意廷明設一席曰吾

有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廷明奮衣而坐遂

妻奇表其公許妻以女閱人得婿呂公準父人見劉季日

有息女願奉呂純字子衡寧當久貧劉氏家富女

其帶後為后美曰呂子衡寧當久貧耶遂為婦

笑官大牧牛得妻日觀其娶才豈又為人牧羊者遂妻之

朋友

于野同人于野謂曠達而于宗也謂私依也于郊同人

謂處遠而無與亦可以無恤于門同人于門出門同人則盡善勿疑

至誠不疑則朋出門交有功出門謂非私交不以麗澤

謂兩澤相附麗斷金謂同古處謂不以古契濶謂死生契濶

互有滋益也意龍光喜人同袍友生匪人比之匪人乾餱謂人失

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遐心有遠我谷風相怨

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怨耳遐心之心父執父同志離群索

居朋友父事兄事肩隨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隨

行雁行之齒並行而稍後燕朋之朋相觀而善大學之法

之謂合志同術集相下不厭其交友有如此者淡若水

厚

君子之交淡以成辟金不待以金寶為質也一日之雅

言非宿雅素謂故舊也雅遊張耳雅遊多雅信素相領蓋

素之交勿忘雅素雅遊為人所稱雅信任信領蓋

車也曹綱等東等也言齊提衡衡提參會三人惜譽惜譽

右洗游進納游揚即輸浮道陽以道義為黨友親黨及閉

門掃軌示不與相標榜相表斷客絕交末契自離為石友

如石堅之友也又賞心賞心之神期即神交也所飲所

友良訊訊戒也與友心期心約齊契齊契之契相因因白

頭如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猶新知情碩交碩交碩交碩交

同素交如水青松示心白水旌信五交勢賄

之友如石堅之友也又賞心賞心之神期即神交也所飲所

輕重也 把臂列生之友把臂之義重 良交良友同襟心也 霜柏情交誼結

誼友友 息交絕夫君友也 所歡所愛之人 蘭友蘭交永合 振腕即手也 風

雲契相遇 青松心銘意 投膠相好 絕隨肩無故翻

雲覆雨好勢作威福 蓬生麻扶自植言益友也 白首按劍

白首相知 結交人平生一寶劍 停雲停雲思 登龍門李膺

容猶技劍 全交竭君子不盡人之忠以全交也 成生情交情不二 萍梗蓬作

登龍門勝友 友之罪內行不修身之罪行 不貪不怯不信古人

之交也取多知其不信故可終也 金石交與漢王為 刎頸

不怯聞流言不信故可終也 金石交與漢王為 刎頸

交蘭相如 友士功魏文侯嘆田子方曰自友子方君臣 飲

與廉頗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焉 飲

醇醪

吳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敬服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遇害不避

荀巨伯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

之賊知其賢

班荆與食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旋軍而還

聲子遇之于鄭班荆相與食時雞壇登矢丹雞誓曰卿若

言復故註布荆坐地共議歸楚

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立我平生歡

舊交之好也

歡膠漆

雷義與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狎狂拔彈冠

結綬

王吉與貢禹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取舍同

遠同輿接茵

夏侯湛美姿容與潘岳友每忘年交

末二十

孔融年五十相與

總角之好

孫策與周公瑾交下今日公

交善稱忘年交

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

分握手

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歎如平生

已信于心

朱暉與同縣張堪為友把暉臂曰

以妻子托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日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于心矣托以妻

子孔叢子辟成子自魯聘吾過于衛石宰戴臣止而觸之

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侯問之曰止而

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是

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衛亂殺臣死之成子于是迎

其妻子還其孥

隔宅而居之

千里命駕

呂安服嵇康高致每

言後漢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劭白母設饌候之

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耶劭杵曰定交後漢

曰巨卿信士也是日果至拜母盡歡而別

穆來游太學無肴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不拜母族袁與

質春與語大驚遂共定交于杵曰之間

邑人陳淮兄弟友之拜其母家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

于子其義至大鄰人褚德隱逸者親老而無倦家每拜之

小友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依勸九齡謝絕

李泌

在傍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皆豪俊

而喜

歎美者平九齡改容謝之呼小友

所與

遊皆山林友韋溫少友所善惟蕭祐幼時貧知我友

天下

豪俊山林友韋溫少友所善惟蕭祐幼時貧知我友

鮑叔

有疾管仲為之不食謂審威曰生我者父母知成人

我者

鮑子鮑子死天下莫不哀知矣雖為之死何傷成人

之美

李夔所交皆短取長成人之美時賴川荀爽披衿

領契

孔淳之通桑門法崇于三山神交冥契阮籍初不諱

一與

相遇便為神交又林自喪法處雲霞交宋謝澹不諱

之後

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焉賞

為雲

忘形交陸贄真逆交楊寧市道交昔廉頗罷官故舊

復至

願曰天下以市道交有勢則從金蘭簿唐韓洪正集

無勢

則去此固其理耳又何志乎

金蘭

簿唐韓洪正集得密友書于

簡編口青白眼阮籍與人交能為青白眼見俗禮之士玉昆金友梁王銓與弟錫齊名人

金友玉昆空門友山水友詩友酒友唐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為空門友與韋楚客為

山水友與劉夢得為詩友尋友夢八國時張敏高惠為友薛友與皇甫明之為酒友

至半道即出謁更僕宋韓億李若谷未第俱貧同赴試京師共有墮一席一割分之每謁更為

侯李先登第授長社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境三十里李曰恐縣吏至健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

韓相持大哭而別去後緋袍總總姓請類請代詔免行

薛亦登第仕皆至參政緋袍總總姓請類請代詔免行

秋仁傑為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質友善崇質接慇懃司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請代之有詔免行

報任安書云僕與李陵俱居耐父朋能保如終時稱耐父門下未嘗銜杯酒接慇懃

朋翟公書門詳姓懸楊陳蕃詳友悲傷子產與學生子

予悲傷不能自存 死生異路 范武張劬信義相篤後劬病

以惟罕知我也 夜夢劬謂曰吾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及期柩不行式

至弔之柩乃行式曰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弔者下淚論事

忘倦 尹敏與班彪友每論 恨相見恨 魏其與灌夫相引重

撫尸 曹操殺孔融京兆脂習與融善往撫其尸代死 吳覽

千魏 營葬 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駿善駿收骨 趙持

御史因事誅磔尸于城東 剖心之誼 石工安金藏與唐太

門友王義方收骨葬之 母將隆為都尉王葬以後太子被誅金

藏剖心明 徙居合浦 不甚附之葬秉政隆徙居合浦 請歸

其不反 陳確初與蔡卞交後 雪夜乘舟 王予猷事 高軒過 李賀七

見卞奸邪遂請歸 賦名動京師時韓愈皇甫湜奇所作連 夜雨剪韭 郭林宗

騎造門令賦賀援筆就名高軒過 夜雨剪韭 見友相

賦名動京師時韓愈皇甫湜奇所作連 夜雨剪韭 見友相

訪夜冒雨剪韭作托賢王賢江陵人明初為監生與友王
湯餽今洛人故之托賢讓同居讓幹往江南以故人贈銀
十兩故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令讓除子陽令
淳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家以所寄物與讓子讓泌不受
白于官拘托死陳平子長沙人為太學病將亡謂其妻曰
而與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式妻從其言時式出行
還省見書瘞之平子妻兒送喪于臨湘葬畢乃還不避
病友陳大年字彥永貢辟離同舍生陳仲防患疫人皆避
大年曰疾病相棄豈友誼耶為召醫仲防瘥曰彥永
真生死追死錢應高溧陽人景定中口陷建康時故人趙
交情也追死准宿其家為口執應高聞淮死追之不及乃
京號投荆賸女助喪于寬成化舉人友任良病故
誤而死賸女助喪良妻繼二女治喪寬為賸還

賓主

不速之客

用賓

不利賓

包有魚不利賓

初筵

厥成

我客戾止求觀

類書纂要

八卷之九

五

厥有客有客有客中心貺燕嘉賓以讓賓禮每速賓

主人親庖人賞賓客之禽獻凡行人之儀正其主面亦

不背客謂儀相傳舜不正東向不正宋公非享晉楚之大

夫趙孟為客武字文子季孫飲大夫酒滅紇為客仲武

賓至諸侯賓至莫設禮賓萬民以八統取賓客之容六儀

賓客之容謂於莊也饗燕之禮以饗燕之禮觀議賓八辟二曰議賓

先謙敘禮凡禮賓客國新殺體因荒殺體札喪殺體野廬

氏掌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榛有環人掌送迎邦

客舍之長館令聚榛有任北道主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

器則令環之令野廬氏

以一身從我不知以一郡為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豫將飲南歸朕弁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指弁言曰是我北道主

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賓不敢加兵謀

食客三列

孟嘗君田文在薛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為親已又烈女傳云尉有三列

上客食肉中客食菜瑁簪珠履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瑁簪

劍悉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三千毛遂自薦秦國邯鄲趙

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慙毛遂自薦秦國邯鄲趙

救合從于楚約食客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所取門下毛

遂自薦曰臣得如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持血盤

招十九人曰公相插血公等彈鋏焉驪事開館延賢公孫

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彈鋏詳姓譜開館延賢弘焉

主相忘

諸葛亮并至權德公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

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

公妻于使速作黍徐元直當來就我與德公談無主客禮
妻子皆羅拜奔走供設不知其何者是客也
許汜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無主客之禮久不相
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謂汜曰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益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
無可不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
間問讀漢書滕達道布衣時爲范文正門客時滕年少不
也問讀漢書爲達道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
室中膠已出明燭觀書將寢之至夜分大醉歸署無慙色
間公所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贈以女奴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魏亦畜以詩公贈以一
女置驛馬迎賓鄭莊爲太子舍人每五日休置驛馬長安
者知友皆大行天下一見謝不往李藩拜秘書郎王仲舒
有名之士戒門下一見謝不往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
日置酒要賓客相樂慕藩強致之仲舒等爲作語相
狎昵滿一見謝不往日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家客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
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從之
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諫正李德裕奏為浙西府
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諫正賓佐德裕貴盛賓客
無敢作惟杜顥數諫正之及謫袁州奇客崔弘禮從顥玄
嘆曰門下愛我者如顥吾無今日矣奇客佐獵酒酣顥曰
崔生獨不知此樂耶崔笑曰我國喜武詩為公歡玄佐大
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
悅欲留之主父不內客歎之曰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
弘禮固辭主父不內客歎之曰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
客不我內門今不招賓客蘇建責大將軍不招賢青曰招
我與諸君絕賢細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
職而已何招留東閣漢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
士大夫哉留東閣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
方奇士雲曰小建請還第德宗時裴度為宰相開門謝賓
子乃欲相吏耶建請還第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耆英
客籌策乃建請還第軒然坐客上初張汾謂邢君牙軒然
與士大夫相見詔可軒然坐客上坐客上會吏樞簿書以

盜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
君牙一時豪杰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為
上客留月餘以脫粟飯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以
五百緡為謝布被弘內厨五轉外饌一飯詐連榻坐客杜預拜鎮南將
也弘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軍朝士皆賀預乃連榻而坐秀與裴楷後至曰
噲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耶迷不坐而去倒屣迎賓
王粲請蔡邕邕倒屣迎之粲年少容貌短小既至一座盡
驚曰王孫有異才吾不知也吾家書籍文章盡與之焉
題客舍將欽緒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
笑曰是于漢後賄事久之發舉
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倫

師生

主善

常師

函杖

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

叩鐘

善待兒者如撞鐘小叩時小鳴大叩

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博喻君子如至學之難易而知其
遠其擊不善者反此博喻美惡然後能博譽博譽然後
能為敬學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則師罪成童不教師
師學問無傳心不善師人之師不善求師務求師不如為師
志不通師之罪也師術有四尊嚴可以為師耆艾可以為師
誦說不凌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百世師為百世
師南面魏高貴卿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
北面鳴鼓董紀陽師事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
乞言鳴鼓房投易遠方學者數百人每升講堂鳴鼓三通
橫經捧手請在三初姚以之為太子受經于太學博士庠
問者百人三于岐岐病在家沮以師者人之表範傳
先聖之訓如在三之義吾道東數百千人相國孔融深敬
不可不重者疾拜牀下吾道東矣吾道南橫時師事
玄特立一鄉口鄭公鄉廣共門曰通德吾道南橫時師事
門初師事馬融拜歸玄嘆曰吾道東矣吾道南橫時師事

送之出門謂客孔子師老鱣堂楊震客居于湖有雀啣三

日吾道南矣孔子師老鱣堂楊震客居于湖有雀啣三

卿大夫服之象也三者易已東田何授易于丁寬學成河

汾王通十五歲為人師講道河汾白首北東家丘學長安

請孫松嶽葬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曰然松曰鄭君

學者之師模也舍之躡蹠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

日人各有志所向不同君謂僕以鄭為東立寒雪楊中立

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恩夫耶松辭謝焉立寒雪楊中立

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曰爾輩擔囊負

尚在比乎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三尺人

復吳商學通五經百氏四方杖策騎驢李固謂之子也嘗

驢負友從師不遠千里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客入隱居龍

公府定皆父母不令同業諸子知其為師子也

門程頤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日尊坐帷講書張無欲口

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坐帷講書

口休居及

烏桓反叛州火相望兵將怨欲去與五經笥邊明體用
安生惟中與弟子講書自若軍士稍安
學胡安定門人劉接待張禹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
將入後堂燕飲晝夜極樂宜之來便坐講論日
宴賜食不過一肉厄酒而已兩人皆自得也
范叔受易叔為出妻告繫獄政以箭貫耳抱
叔子伏道側訟叔帝感曰乞賜楊生師也
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曰學者必
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曰苟有志徒相教不求資也
遂從不往教孫寶字子嚴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乃
學焉不往教除舍寶遂去忠遂署為主簿以屈之寶曰禮
有來學無往教道公超市張公超隱居學道者從之所不
不用忠慙遂薦寶公超市在成市今華陰南有公超市不
薦弟子後漢魯仲康在公位選羣高弟至郡守者數十人
日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翼贊一人張後胤高補鎮太原
生不有鄉薦者終無言也

太宗卽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設几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幸矣帝爲之笑焉

鄒衍如燕昭王擁篲請列弟子迎師受業無礪石宮而親事之

而激勸犯法者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泰遇于道設酒儲慰之人議泰不絕惡人泰曰人而不

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結客報諸魏王師王琬兼魏王師

生值泰在學魏負前言遂罷去

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講敎生徒張鑑爲漆州刺史遷經術

王志之帝問喜曰兒可以無過矣講敎生徒刺史遷經術

士講生徒比去州益力學劉贊父玠爲縣令贊始就學不

升明經者四十人益力學以青布襜褕玠自食肉別以蔬

食食贊謂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文思嶠興建中

勸學以于祿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文思嶠興建中

思嶠興遂大振耀會故相常衮來爲福建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微生推拔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

此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素服夏侯勝授太后
煥燕饗必召同席君聲達于京師弟于共葬素服為土白吳人博上
報師恩以服斬郭禹師郭荷荷弟于共葬秩滿當去諸生封
疏乞留凡十九年卒
于官弟子共葬之

奴婢

紀綱

輿臺

圉牧

侍兒

廝養

析薪為廝養監奴奴之

家務

應門

應門五

奚人

今時侍女

牛馬

猶僕

傳婢

傳相其

席之事

青衣

婢

念奴

官奴

奚奴

李賀出遊常命小奚

奴背古錦囊以隨

婢進

婢兩盡忠

周大夫妻淫于鄰主父怒詈之妻恐婢泄因仇

遇欲殺之

婢就杖將死不言後主

遺賈

諸呂擅權陸賈曰

父之弟以

告出其妻厚嫁其婢

遺賈

天下安

注意

相天

日

下危注意將相和則士豫附陳埋婢千寶父有一龍婢
平生結懽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埋婢母如及父亡母乃
生推奴干墓中埋之後十餘年遷墳而婢如生載遺經日
乃難言其父常與飲食地中亦不覺為惡家中吉因語之
輒泥中婢來問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
怒封侯相當封侯青為侯家奴與群奴居有一鉗徒相青曰汝
得翁龐俊少失父不知所在後奈井得錢行求蒼頭乃同
席任安為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令明法賣無出外
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之養孤李元荅頭李善元家病
日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養孤疫相繼死有孤兒名續述
乃生數旬而家貲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
親自哺養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李善與歸
本縣修理舊業訟諸長命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查
奴婢于官悉收殺之

五十歲言語累騎阮咸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婢從
飲食如常人累騎去咸聞之時方有客遂借客馬追婢既
及與婢累騎而愛才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晉楚嚴穆
還論者非之愛才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爾
問畔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并夾
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綠當問婢陛下今欲代知文郊惜字
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知文方曰有
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于劉惔惔問何如方
回藝之曰小人耳何得比卿公侯曰不如方曰故當奴耳
分業崔觀老無子以田宅財貨分給奴婢各為業自與妻
娛代死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殺素後欲犯
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讎獲害耳給諸子劉洪基始病將
今素尚死何以生為賊復殺之給諸子諸子奴婢各十
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奴告貞觀時有奴告某主
財即不賢守此亦可以脫飢凍奴告謀反者太宗曰謀反
鍾書纂要 入卷之九 五九

理不獨成尚有宅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告主者新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

矣殺主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奴

私侍兒沈詢為郎義節度使奴私侍兒詢將戮如願時

除阿翁娶婦詳除為官所賣或有以婢遺羅讓讓問所從

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男女質錢柳宗元為柳州刺史觀

然為焚券召母歸之男女質錢人多以男女質錢過期

不賻至本息均則沒為奴僕托以信程明道雖奴僕必托

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僕托以信以忠信嘗自瀘南遣

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

妻子同列罵之皆駭且請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嘆

服墓生晉杜瓌家葬而婢悞入不得出十餘年歸墓遷葬

時年已十五六初劉寬性簡畧夫人欲試寬意候當朝

及開塚貌如初初劉寬性簡畧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服

寬神色不異乃徐言長鬚盧仝韓退之詩云玉川先生洛
間婢曰黃爛汝手耶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嫁
鍾不娶頭一婢遣嫁買一從婢一日婢執箕箒至堂前焚
赤脚老無齒婢視而泣問之曰幼時我父于此道我戲也鍾離曰父為誰
婢曰我父前令也身死家破流落民間離乃以書抵許曰
吾買婢得前令子女義不可辱當報吾女嫁資允為求婚快
明年吾女歸君之子可乎許答書曰遠伯玉耻獨為君子
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女別求良媒○隸僕貞僕貞僕痛
以嫁于是鍾離以前令之女歸許氏○隸僕貞僕貞僕痛
我僕况瘁僕大徒御徒步卒私人私家皂衣官府趨走
痛矣崔莛為陝饒觀察使時王仙芝亂而漢上騷虞倪若
所豎河南又羣盜迭興莛懼不曉事委政所豎騷虞倪若
汴州刺史時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修僕妾
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騷虞修僕妾
慶常語人曰班公不及親友而
修僕妾隸卒者吾深鄙之焉

娼妓

洪涯

三皇時仗人

寄美人

盧仝詩湘江兩岸花木

何軟

自

天詩綠水紅蓮一柔黃鶯相識唐成昱詩好去春風柳上
開千花萬草無顏色徐玉泉詩巧畫蛾眉盛餘容粧成點
久住渾相識欲治笑春風平康風戶無關鎖一見金
別頻啼三兩聲豔冶怡笑春風平康風戶無關鎖一見金
夫不錦纏頭杜牧詩百寶粧腰帶真珠絡臂響過行雲
有躬錦纏頭杜牧詩百寶粧腰帶真珠絡臂響過行雲
檀板轉鶯喉聲過行雲遠莫愁多露指尖散子楚延手裏
少飛鵲開醉月千金不惜買涼州露指尖散子楚延手裏
纖纖但知報道金釵紫雲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曉
常彷彿還應露指尖紫雲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曉
也當宴牧妓出奉酒牧瞭目注視問李曰誰為紫雲者宜
以見惠李俯而笑請妓皆同教乃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
誰喚分司御史來醉發狂言綠葉成陰杜牧遊湖州時忽
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年十餘歲真國色妝日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倘十年後爲
此郡則約之若不來卽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後十四年
至郡所約之姝已適人三年生二子牧使召之姝日向君
約十年不來而後嫁之已三年矣牧乃爲悵別詩曰自是
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書仙尤長安妓女曹文姬
風落荒嬌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書仙尤長安妓女曹文姬
第一號蜂蝶慕香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無雙章臺柳
日書仙蜂蝶慕香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無雙章臺柳
薛翹少負才名往來皆賢士有鄰居李姓者每將妓柳氏
至其家必邀韓飲妓見韓才語李曰韓秀才雖貧然所與
遊皆當時賢人決不久困李乃具酒邀韓謂曰公當今名
士柳當今名色相配不久亦可乎因就之使長條似舊垂也
使寄詩曰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
攀折他人手柳巷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
葉隨風忽報秋縱杜韋娘劉禹錫罷蘇州帥與杜鴻漸飲
使君來豈堪折杜韋娘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
錫驚問之乃日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錫
日高髻雲鬟官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薄

斷畫荊州妓管上古今未有妓至漢武始置突鎚亦醉
刺史腸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邀請其妻者五奴輒隨之前人
欲五奴沉醉以通其妻者多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
雖笑鎚亦醉却風流張華居為州帥買一娼姬年可十
不須酒也屬部吏贈詩曰昔年卑騎上符州覓得歌姬共
母領之有屬部吏贈詩曰昔年卑騎上符州覓得歌姬共
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來時渾未謀春愁禪人尚有香囊
恨道士猶懷炭婦羞鎚石心窮宛娘參寥來徐州訪東坡
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心窮宛娘參寥來徐州訪東坡
多謝樽前窈窕娘好將覓夢惱襄王一紅紅青州推官劉
禪心已作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點紅紅青州推官劉
詩云座上若無油木梳烹龍魚鳳都成虛紅拂事餘響遠
鍾座上若無油木梳烹龍魚鳳都成虛紅拂事餘響遠
梁韓煥東之齊糧園驚歌假食既去而餘響遠梁三日不
絕後人辱之韓煥因漫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涕泣妹
漫聲長歌一里老幼歡欣舞而故雍雪兒協律雪兒李密
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煥遺聲也

朋文章有奇麗者悉莫愁念聲石城有妓名莫愁善歌
 付雪見協律歌之
 有此傳九陌許子和吉州永新縣家女入官因名永新踏
 歌耳
 陽春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因庭前及廳見古屏上婦人正
 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
 何是弓腰歌者乃反手髻及地勢如窺焉士人驚叱之忽
 然上屏
 東山妓謝安携妓富春院明初立妓院于東道橋
 關去
 拈勝足穿帶毛猪皮靴行則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婦
 皂冠穿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用應天府禮房吏
 管見文武官舍不許入院商賈不禁後
 因失火延燒官衙復移武定橋等處